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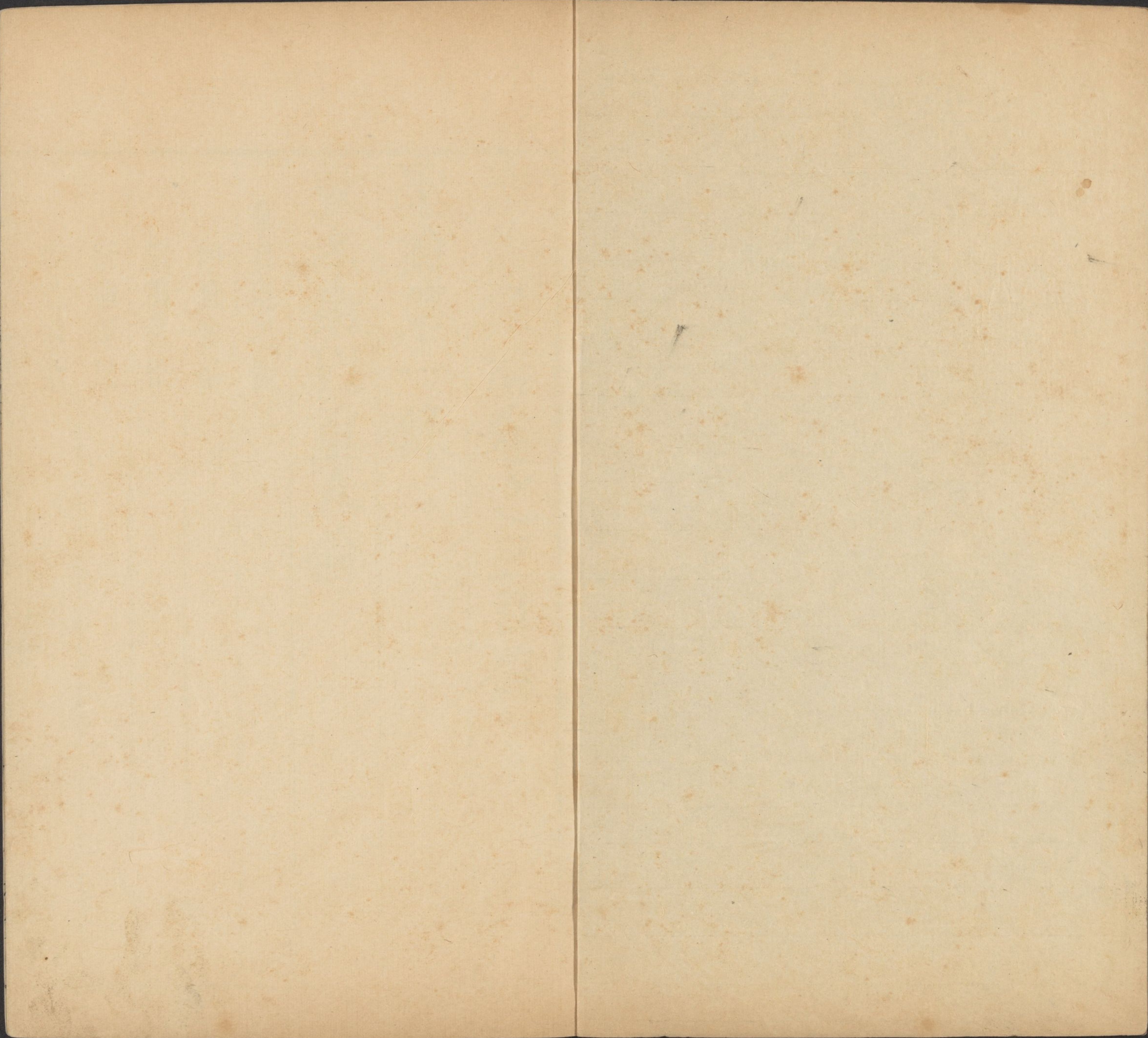
T 4661.81/3918(2)

CHINESE LIBRARY DEPARTMENT OF
HARVARD-YENCHING INSTITUTE

AT HARVARD UNIVERSITY

OCT 31 1940

2



聖諭像解卷之三目錄

哈佛大學漢和
圖書館珍藏印

聖諭第一條

敦孝弟以重人倫

重君臣之倫三

仰贊聖學

願爲良臣

直諫澤民

虛己求賢

抑遠浮薄

理財贍國

戡定亂略

高大門閭

禮教化民

暮夜却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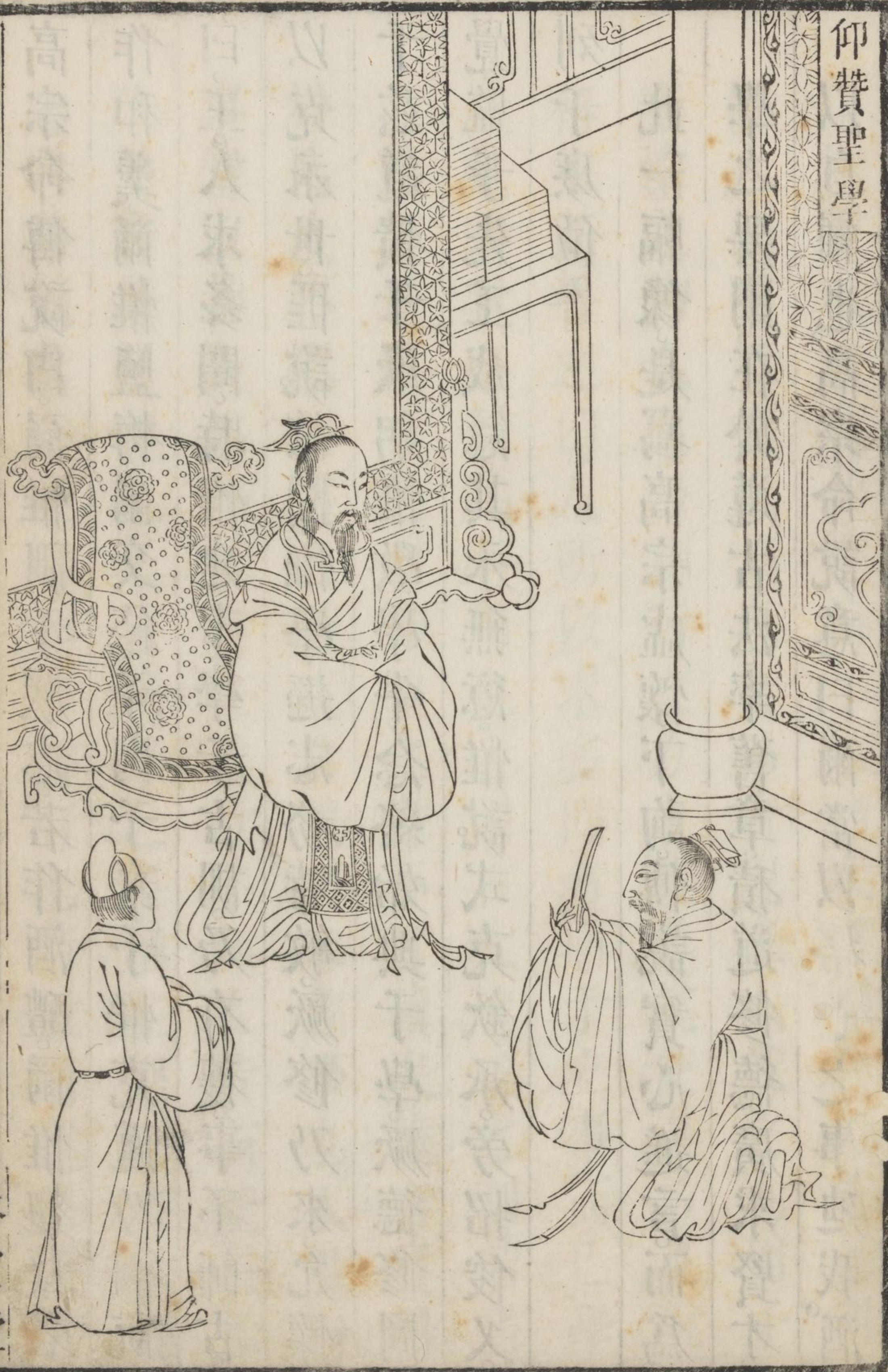
納刀韉中

剖腹明心

特立不懼

君臣一德

仰贊聖學



高宗命傳說曰。爾惟訓于朕志。若作酒醴。爾惟麴蘖。若作和羹。爾惟鹽梅。爾交修予。罔予棄。予惟克邁乃訓。說曰。王人求多聞。時惟建事。學于古訓。乃有獲。事不師古。以克永世。匪說攸聞。惟學遜志。務時敏。厥修乃來。允懷于茲。道積于厥躬。惟敦學半。念終始。典于學。厥德修罔覺。監于先王成憲。其永無愆。惟說式克欽承。旁招俊乂。列于庶位。

此一幅像。是寫高宗虛懷下詢。傳說實心進言。而爲學之要。則在於遵古法。率舊章。積道修德。廣求賢才。以自輔也。高宗命說意曰。爾當以格心之事。迪我酒

非麴蘖不成羹。非鹽梅不和。猶人君雖有美質。必得賢人輔導。乃能成德也。交修者。規正成就之也。罔予棄。望之切也。邁乃訓。行之力也。蓋導說使盡言也。說稱王而告之曰。人所以求多聞者。期于立事而已。學必見諸實事。始爲有用也。古訓。古先聖王之訓。若書之典謨是也。舍此則非聖之書。不可讀矣。獲者。實得於已也。不然。則道自道。我自我。猶未嘗學也。人君行事。當以古人爲師。若自任己意。不師古昔。而能長治久安者。無是理也。又言爲學之要。惟在遜志時敏。遜志者。卑遜其心。雖有如未嘗有也。時敏者。進修及時。

日新而又日新也。凡人之害于學者。驕與怠而已。驕則志盈。善不可入。怠則志惰。功不可進。遜則不驕。敏則不怠。所修之道。自將源源而來。如井之泉。愈汲愈有矣。苟體之不誠。則雖得易失。惟信之深。念之篤。然後道積于厥躬。積猶積善之積。今日造一理。明日又造一理。今日進一善。明日又進一善。持久不替。則道積于身。渾然無間矣。教也。言教之與學。各居其半。高宗於此。尤當自力。必也一念終始。常在於學。無少間斷。然後德之所修。有日不知其然而然者。不曰始終。而曰終始。學無止法也。上言道之積。下言德之修。以

理言之。是謂道。以所得言之。是謂德。非有二也。說論爲學之方至矣。又勉其以成湯爲法。如以義制事。以禮制心。好問則裕。改過不吝之類是也。能遵先王成法。從茲以往。復何愆失之有。如此。則君德旣修。然後大臣可舉其職。由是推賢進能。列在庶位。以遵主而庇民。說其敢不欽承乎。夫學之一字。前此未經見也。高宗與說始言之。遂開萬古聖學之源。其功亦大矣哉。若夫發揮聖經。闡明道奧。俾微言大義。昭昭然若揭日月而行。此繼往開來之盛業。千古所希觀者也。先儒謂君德成就在經筵。信哉。

夫論前代蓋以維本歷數計若
計其民而存此際會時久矣
若若夫為事聖賢者其心必
高宗與斯故許之後雖年古
其刃歸其類不為亦乎大學
大曰四舉其舉由是辨賢故
若命以行身神聖大公不度
歸神以世傳德微如德不
欲學之衣至矣又與其以
聖言之長階故以取降言
...

願為良臣



魏鄭公徵。魏州人。太宗卽位。拜徵諫大夫。時河北州縣素事隱巢者。皆不自安。徵潛白帝曰。不示至公。人便思亂。帝曰。爾行安諭河北可也。徵行道遇太子千牛李志安。齊王護軍李思行。傳送京師。徵與其副謀曰。屬有詔宮府舊人。並蒙赦原。今復執送志安等。吾屬雖往。人必不信。可先貸之。而復以聞。使還。帝悅。由是徵日益親。或時引在卧內。訪天下事。徵亦自以不世遇。展盡底蘊。無所隱。凡二百餘奏。無不愷切。當帝心者。拜尚書右丞兼諫議大夫。左右有毀徵阿黨親戚者。帝使溫彥博按訊。非是。彥博曰。徵爲人臣。不能著形迹。遠嫌疑。而被飛謗。

是宜責也。帝謂彥博行讓徵。徵見帝謝曰。臣聞君臣同心。是謂一體。豈有置至公。事形迹。若上下共由茲路。邦之興喪。未可知也。帝矍然曰。吾悟之矣。徵頓首曰。願陛下俾臣爲良臣。無俾臣爲忠臣。帝曰。忠良異乎。曰。良臣稷契咎陶也。忠臣龍逢比干也。良臣身荷美名。君都顯號。子孫傳承。流祚無彊。忠臣已嬰禍誅。君陷昏惡。喪國亾家。祇取空名。此其異也。因問爲君者。何道而明。何失而暗。徵曰。君所以明。兼聽也。所以暗。偏信也。於是帝卽位四年。歲斷死刑二十九人。幾至刑措。米斗三錢。先是帝嘗歎曰。今大亂之後。其難治乎。徵曰。大亂之易治。猶

饑之易食也。帝曰。古不云善人爲邦百年。然後勝殘去殺邪。徵曰。此不爲聖哲論也。聖哲之君。其應如響。期月而可。更有何難。封德彝曰。不然。三代之後。澆詭日滋。秦任法律。漢雜霸道。皆欲治不能。非能治不欲也。徵曰。五帝三王。不易民而教。行帝道而帝。行王道而王。顧所行何如耳。黃帝逐蚩尤。七十戰而勝其亂。因致無爲。九黎害德。顓頊征之。巴克而治。湯武皆身致太平。若人漸澆。詭不復返朴。今當爲鬼爲魅。尚安得而化之哉。封德彝不能對。至是天下大治。蠻狄君長。襲衣冠。帶刀宿衛。東薄海。南踰嶺。戶闔不閉。行旅不賫糧。帝謂群臣曰。此徵

勸我行仁義。旣效矣。惜不令封德彝見之。一日帝對群臣曰。徵每諫我不從。我發言輒不應。何哉。徵曰。臣以事有不可故諫。若不從。輒應。恐遂行之。昔舜誠禹曰。爾無面從。退有後言。若面從後言。非禹稷所以事舜也。帝大笑曰。人言徵舉止踈慢。我但見其嫵媚耳。十七年。徵疾甚。徵家初無正寢。帝命輟小殿材爲營構。又令中郎將宿其第。動息以聞。中使者綴道。帝親問疾。旣薨。帝臨哭之。慟。陪葬昭陵。帝作碑文。手書之。臨朝歎曰。以銅爲鑑。可正衣冠。以古爲鑑。可知興替。以人爲鑑。可知得失。朕嘗保此三鑑。今徵逝。亾一鑑矣。帝嘗得佳鷄。自臂之。望

見徵來匿懷中。徵奏事故久不已。鷄竟歿懷中。其敬憚如此。及遼東之役。高麗韃鞨犯陣。帝悵然曰。魏徵若在。朕有此行邪。卽召賜勞。其妻子以少牢祠。徵墓。恩禮加焉。桂州督李弘節沒後。其家賣珠。太宗聞之曰。此人平生。宰相言其清。今旣賣珠。舉者豈得無罪。徵曰。今在朝諸臣。清貞自守。終始不渝者。屈突通。張道源而已。通子三人來選。共坐一匹羸馬。道源子至不能存立。陛下皆未曾問及。今弘節爲國立功。前後大蒙賞賚。居官而沒。日不爲貧。妻子賣珠。亦有何罪。而欲傍責其舉者乎。太宗撫掌曰。造次不思。遂有此語。房元齡。王珪。掌內外考

績。治書御史權萬紀。奏其不平。太宗大怒。令侯君集按之。徵言元齡。王珪。俱是國家重臣。並以忠貞。荷蒙任使。所考旣多。中間或有一二不當者。祇是見有異同。非其心有阿黨也。若卽賜推繩。假令實有錯謬。未見虧損國家。窮鞫若虛。則所失者大矣。乃釋不問。上遣使點兵。封德彝奏。中男雖未十八。其軀幹壯大者。亦可并點。勅出。徵固執以爲不可。上怒曰。中男壯大者。乃姦民詐妄。以避征役。取之何害。而卿固執至此。徵對曰。夫兵在御之。得其道。不在衆多。陛下取其壯健。以道御之。可以無敵。何必多取細弱。以增虛數乎。乃不點中男。賜徵金甕一。

嶺南知州奏馮盎反。上欲命將討之。以徵諫而止。已而盎長子智戴入朝。太宗曰。嶺南諸郡。咸言盎反。衆皆勸朕征之。惟魏徵以爲千斤之弩。不爲鼷鼠發機。勝之不武。不勝爲笑。但懷之以德。彼必不召自來。今嶺表無事。邊隅晏然。徵不可以不賞。賜絹百匹。

此一幅像。是寫魏鄭公論道經邦之猷也。公魏州人。太宗卽位。拜諫大夫。時河北曾事隱太子。及巢刺王者。咸懼太宗記宿怨。內不自安。徵密告帝言隱巢舊人。心懷疑貳。若不示以至公。悉赦除之。恐或生亂。亦未可定。帝是其言。令奉詔安諭河北。行至途中。遇志

安思行二人。以曾爲太子齊王官屬。逮之。傳送京師。徵與其副使謀曰。現奉詔旨。宮府所用舊人。並蒙詔原宥。今復執送志安輩。吾等雖往河北。彼必不以爲然。不若先貸志安思行。然後聞上。河北舊人。感寬大之恩。嫌猜可立釋矣。及復命。上意甚喜。從此眷注益厚。或時引入寢所。訪問天下大事。徵亦以爲千載奇遇。於是盡抒生平所學。全無欺隱。章奏二百餘條。皆剴切詳明。與帝心合。及拜尚書右丞兼諫議大夫。左右毀其阿黨親戚。帝令溫彥博訊之。並無其事。彥博乃言徵不能明著形迹。遠避嫌疑。致被飛謗。此爲可

責帝命彥博讓徵。徵見帝謝。且曰。君與臣同心。謂之一體。如元首股肱是也。是是非非。當循至公。若舍此不務。專事形迹。則上下相蒙。無復公道。國之興喪。豈可定乎。矍然。徹動狀。帝意旣悟。徵又頓首曰。願陛下使臣爲純良之臣。無使臣爲忠烈之臣。帝問忠良同異。對曰。良臣如稷契臯陶。諫行言聽。功被當時。名傳後世。子孫永遠無窮。忠臣如龍逢比干。仗節殉義。無益於國。徒有忠名。彼此相去。不啻天淵。帝又問爲君如何則明。如何則暗。徵對言兼聽則明。偏信則暗。蓋兼聽則公。偏信則私。公私之間。通蔽所由分也。帝卽

位之四年。歲斷死囚止二十九人。幾於無刑之治。米每斗。價止三錢。刑清政簡。家給人足。又何盛也。前此帝嘗歎大亂之後。其民難治。徵曰。大亂之後。易於爲治。猶饑餓之後。易於充飽也。帝言孔子云。善人爲邦百年。然後勝殘去殺。復何謂邪。徵對。此不爲聖哲論聖哲之君。朝發夕至。其應如響。期月已可奏效。又何難焉。封德彝以爲不然。且稱三代後。澆詭日甚。故秦任法律。漢雜霸道。皆欲以德治之。而不能。非可以德治而不欲也。徵對曰。自古五帝三王。何嘗易民而教。行帝道卽帝。行王道卽王。所行不同。致治亦異。如黃

帝伐蚩尤。七十戰之後。治臻無爲。顓頊征九黎。易亂爲治。湯武應天。順人。皆躬致太平。若謂後世人漸澆。詭不復返朴還淳。則至今日。當爲鬼魅矣。尚安得而化之哉。德彝不能對。至四年後。天下大治。聲教四訖。戎狄歸誠。夜戶不閉。行客不賫糧。蓋豐足之至。人皆給餐。所謂賓至如歸也。帝謂群臣曰。此徵勸我行仁義以化民。不數年畢效矣。惜封德彝死。不及見之。以驗其言之非也。一日帝對群臣曰。徵每諫我。或未允從。我發言。徵輒不應。此何意也。徵曰。臣以事不合理。故進諫。若不從。卽應。恐遂施行。貽悞不小。昔舜以爾

無面從。退有後言。誠禹若臣。今面從。非禹稷事舜之心也。帝大笑曰。人言徵舉止粗疎傲慢。畧無委曲。以朕觀之。但見其嫵媚多姿耳。十七年。徵患病重甚。徵家初無正寢室。帝命以小殿材料。爲之經營構造。又令中郎將官夜宿其第。凡有動息。卽疏以聞。中使者相續於道。帝親問疾。旣夢。帝駕臨哭之。甚慟。命陪葬於昭陵。帝自作碑。復手書之。臨朝歎曰。以銅爲鏡。可正衣冠。以古爲鏡。可知興廢。以人爲鏡。可知得失。今徵旣逝。是失一鏡矣。帝嘗得佳鷄。偶自臂之。望見飛來。卽藏之懷中。徵奏事。故爲遲久。鷄竟斃懷中。廿

懾徵類如此。遼東之役，高麗靺鞨犯陣，帝悵然曰：「使魏徵若在，朕豈有此行耶？」卽召其妻子，賜勞之。復以少牢祭徵墓，恩禮有加。桂州督李弘節旣沒，其妻賣珠。帝以其貪欲罪舉者，徵言：「屈突通、張道源之清，陛下並未問及。弘節曾爲國家立功，前後屢蒙賞賚，雖沒不貧。今妻子賣珠，並無甚罪，而欲責及舉者，不已甚乎？」帝撫掌悔之。房元齡、王珪掌內外考績，權萬紀奏其不平。帝大怒，令侯君集按之。徵言：「元齡、珪俱係重臣，以忠貞蒙任使，所考旣多，間有不當，或見有異同，不合人意，非實心有阿黨也。若卽推治，如實有錯。」

謬於國無虧損。若審係虛，則大臣以無辜被辱，所失大矣。帝釋不問。上嘗遣使點兵，封德彝奏：「中男軀幹壯大，亦可并點。」勅下，徵執不可。上怒曰：「中男而壯大，必詐避征役，取之何害於政？」卿乃固執至此。徵對曰：「御兵在得其道，初不在衆。陛下取其壯健，以道御之，可以無敵，何必多取細弱，以增虛數？於兵無益，而於民有損，亦何謂哉？」於是不點中男。復賜徵一金甕，嶺南知州奏馮盎反。上欲命將討罪，徵諫而止。無何，盎遣長子智戴入朝。太宗曰：「嶺南諸郡皆言盎反，衆勸朕征之。魏徵以爲千斤之弩，不爲鼷鼠發機，勝之不。」

足稱武。不勝反貽敵笑。但懷之以德。必不召自來。今
嶺表無事。邊隅晏然。徵之功大矣。乃賜絹百匹。嗚呼。
鄭公忠言逆耳。太宗納諫如流。弘濟蒼生。奠安宗社。
有以也夫。

直諫澤民



聖訓傳角卷之三
韓休。長安人。蕭嵩稱休志行。拜黃門侍郎同平章事。初嵩以休柔易。故薦之。及休臨事。或折正嵩。嵩不能平。宋璟聞之曰。不意休能爾。仁者之勇也。帝常獵苑中。或大張樂。稍過甚。必視左右曰。韓休知否。已而疏輒至。帝時引鑑。默不樂。左右曰。自韓休入朝。陛下無一日歡。何不逐去之。帝曰。吾雖瘠。天下肥矣。蕭嵩每啓事。必順旨。我退而思。不安寢。韓休敷陳治道。多直。我退而思。寢必安。吾用韓休。爲社稷。非爲朕也。

此一幅像。是寫韓休責難陳善之忠也。蕭嵩稱韓休志趣品行之美。於是乃拜黃門侍郎同平章事。初嵩以休和柔平易。故薦用之。及休受職臨事。嵩或所陳非正。休必面折焉。嵩心不能平。不重其無私。不負所舉。而望其雷同。常人之見也。宋璟聞之曰。不意韓休乃能如此。豈非仁者之勇乎。帝常獵於苑中。或張樂晏飲。稍有過度。必顧視左右曰。韓休知否。恐其知則必諫也。俄而疏已至矣。帝時引鑑。自照。默然有不樂色。左右曰。自韓休入朝以來。陛下無一日歡。故容顏漸瘠。何不逐而去之。帝曰。吾雖瘠。天下必肥。蓋民惟邦本。諫行言聽。則膏澤及民。民寧有不肥者哉。又言蕭嵩每啓事。必阿順意旨。我退而思之。不能安寢。韓

休敷陳治道多激直我退而思之寢必安吾用韓休
為安社稷非僂朕一已之私也書曰有言逆於汝心
必求諸道有言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明皇有焉彼
韓休者又何憚而不危言切議以成轉圜之美也

必求諸道有言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明皇有焉彼
韓休者又何憚而不危言切議以成轉圜之美也
必求諸道有言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明皇有焉彼
韓休者又何憚而不危言切議以成轉圜之美也
必求諸道有言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明皇有焉彼
韓休者又何憚而不危言切議以成轉圜之美也

虛已求賢



李吉甫始執政。以情謂裴垍曰。吾落魄遠裔。更十年始相天子。比日人物。吾情不及知。君精鑒。爲我言之。垍卽疏三十許人。吉甫籍以薦于朝。天下翕然稱得人焉。此一幅像。是寫李吉甫薦賢爲國之忠也。吉甫初爲執政時。未盡識天下賢才。乃以實告裴垍曰。吾不得志。流轉外地。已更歷十年矣。今一旦相天子。近日人物。可爲國家用者。吾愚不及知。君精於鑒裁。試爲我言之。垍卽立疏三十餘人。吉甫籍之以薦於朝。天下翕然同聲稱得人之盛焉。夫人主之職在擇相。宰相之職在用人。吉甫於已所不知者。不諱直言。裴垍於已所已知者。不嫌直舉。同心爲國。形迹俱忘。宜乎衆正盈朝。政流化洽。貽後世無彊之休也。書稱斷斷無他技。休休如有容者。殆謂是歟。

此其於於... 五益... 牙... 向... 爲... 國... 運... 以... 平... 聚...

抑遠浮薄



李沆字太初。肥鄉人。真宗問治道所宜先。沆曰。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。此最爲先。問其人。曰。如梅詢。曾致堯等是矣。沆爲相。王旦參政事。以西北用兵。或至盱食。旦歎曰。我輩安能坐致太平。優游無事耶。沆曰。少有憂勤。足爲警戒。他日四方寧謐。朝廷未必無事。沆又日取四方水旱盜賊。及不孝惡逆之事。奏聞。上慘然不悅。旦以爲細事。不足煩上聽。沆曰。人主少年。當使知四方艱難。常懷憂懼。不然。血氣方剛。不留意聲色犬馬。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。吾老不及見此。參政他日之憂也。沆沒後。真宗以契丹旣和。西夏納款。遂封岱祠汾。大營宮

觀。蒐講墜典。靡有暇日。旦乃以沆先識之遠。嘆曰。李文靖真聖人也。沆又嘗言居重位。實無補。惟中外所陳利害。一切報罷之。此少以報國耳。朝廷防制。纖悉備具。或狗所陳請。施行一事。卽所傷多矣。景德元年七月卒。年五十八。上趣駕往臨。哭之慟。贈太尉中書令。謚文靖。沆性直諒。接賓客。寡言笑。時以爲無口。匏其自奉甚薄。治第封丘門內。廳事前。僅容旋馬。或言其太隘。沆曰。居第當傳子孫。此爲宰相廳事。誠隘。爲大祝。廳事已寬矣。後遇疾。沐浴。右卧而逝。時盛暑。停屍七日如生。沒後。或薦梅詢可用。真宗曰。李沆嘗言其非君子。其信倚如此。

此一幅像。是爲李文靖培養元氣。以壽國脉之忠也。李沆。表字太初。肥鄉人。宋真宗嘗問沆治天下之道。宜以何者爲先。沆對曰。不用浮躁輕薄新進好事之人。此最今日之政。所當先也。真宗問其人爲誰。沆對曰。如今之梅詢。與曾致堯等。皆是。沆爲相時。主旦爲正。叅知政事。以契丹西夏。正在用兵。國事旣繁。或至日晏。方食。旦歎曰。我輩安能坐使天下太平。共享優游無事之福耶。沆曰。少有憂患。勤勞足以警惕。戒懼不至怠玩。日後四方安靜。恐朝廷未必相安無事。沆又每日取各處水旱盜賊。及民間不孝惡逆諸事。具疏

奏聞。上爲慘然不悅。旦謂此等細事。何足煩瀆上聽。沆曰。人主年方幼冲。當使知四方艱難困苦。令常懷憂懼之心。庶幾不至縱逸。否則血氣方剛。嗜慾易起。不留意於新聲美色。與犬馬田獵諸事。則或興土木。或動甲兵。或修禱祠。紛然並作矣。吾年老不及見。叅政他日值此。所宜深憂者也。沆旣沒。真宗以契丹已講和。西夏又輸款。遂封岱嶽祠汾陰。大興工役。營造宮殿。觀宇。蒐討故實。講求遺典。以修舉廢墜。符瑞紛紜。日不暇給。旦始悟沆炳幾先所見者遠。乃歎曰。李文靖洞燭事情。真聖人也。沆又自言身居重位。畧無

裨益。惟中外文武官民。所條陳興利除害諸事。一切報罷不行。賴此少報國恩萬一耳。朝廷設防立制。毫末無不畢具。若稍徇私意。如所條陳奏請舉行一事。卽紛更變亂。傷損甚多。良可畏也。沆以景德元年七月卒。年五十八歲。上聞訃。卽促命駕往臨。哭之甚慟。加贈太尉中書令。謚爲文靖。沆性質直貞諒。應接賓客。不多言笑。時人號爲無口匏。自供奉甚薄。治第宅於都中封丘門內。其治事廳前。止可旋轉一馬。或言其過窄。沆曰。第宅所以傳子孫。吾子孫世蔭官。不過大祝而已。然則此第爲宰相廳事。則窄爲大祝廳事。不已寬乎。後遇疾。乃先沐浴。右卧而逝。於時盛暑。停屍七日。猶然如生。真異人也。旣沒之後。或薦梅詢才可用。真宗曰。李沆嘗言梅詢非君子。拒不之納。其爲人主所倚信如此。宋代良相頗多。然未有若李文靖者。當時號爲聖相。良有由矣。文靖嘗曰。儉人苟一時之進。豈念厲民耶。甚矣浮薄之不可用。而變亂舊章之有病於國是也。豈細也哉。

報罷不行賴此少微因想前朝定議
 未無不畢具若稱稱私意所修
 之有餘然因是也豈際也若
 之數豈念萬民其矣孰敢之不
 皆當却退為望朕身亦由矣文
 人主視商計賦此宋分員賦
 百兩真宗曰李武嘗言賦前非
 天子日漸然賦主真吳人也
 不日說中對既來以去於於

理財贍國



劉晏字士安。曹州南華人。元宗封泰山。晏始八歲。獻頌行在。帝奇其幼。命宰相張說試之。說曰。國瑞也。卽授太子正字。公卿邀請。旁午號神童。名震一時。天寶中。調夏令。未嘗督賦。而租無逋期。舉賢良方正。補溫令。所至有惠利可觀。民皆刻石以傳。累遷至度支等使。廣德元年。以晏同平章事。度支使如故。初安史之亂。天下戶口什亾八九。府庫耗竭。所在宿重兵。其費不貲。皆倚辦於晏。晏有精神。多機智。變通有無。曲盡其妙。嘗以厚直募善走者。置遞相望。覘報四方物價。雖遠方。不數日皆達。使司食貨輕重之權。悉制在掌握。國家獲利。而天下無甚

賤甚貴之憂。晏常以爲集辦衆務。在於得人。故必擇通敏精悍廉勤之士而用之。至於勾檢簿書。出納錢穀事。雖至細。必委之士類。吏惟書符牒。不得輕出一言。常言士陷贓賄。則淪棄於時。名重於利。故士多清修。吏雖廉潔。終無顯榮。利重於名。故吏多貪汙。其場院要劇之官。必盡一時之選。故晏之後。掌財賦有聲者。多晏之故吏也。晏又以戶口滋多。則賦稅自廣。故其理財。常以養民爲先。諸道各置知院官。每旬月。具州縣雨雪豐歉之狀。白使司。豐則貴糴。歉則賤糴。或以穀易雜貨。供官用。及於豐處賣之。又令知院官。始見不稔之端。則先申應蠲

免救助之數。及期，晏即奏行。應民之急，不待其困弊流
亾，餓莩然後賑之也。由是民得安其居業，戶口蕃息。晏
又專用權鹽法充軍國之用。以爲官多則民擾，故但於
出鹽之鄉置鹽官，取鹽戶所煮之鹽，但鬻於商人，任其
所之。自餘州縣不復置官。其江嶺間去鹽鄉遠者，轉鹽
於彼貯之。或商絕鹽貴，則減價鬻之。謂之常平鹽。官獲
其利而民不乏鹽。由是國用充足而民不困弊。先是運
關東穀入長安者，以河流湍悍，率一斛得八斗至者，則
爲成勞，受優賞。晏以爲江、汴、河、渭水力不同，各隨便宜
造運船。教漕卒。江船達揚州，汴船達河陰，河船達渭口。

渭船達太倉，其間緣水置倉，轉相受給。自是每歲運穀
或至百餘萬斛，無斗升沉溺者。晏於揚子置塲造船，每
艘給錢千緡，或言所用實不及半，虛費太多。晏曰：不然。
論大計者固不惜小費。凡事必爲永久之慮。今始置船
塲，執事者至多，當先使之私用無窘，則官物堅完矣。若
遽與屑屑計較錙銖，安能久行乎？異日必有患吾所給
多而減之者，減半以下猶可也。過此則不能運矣。其後
五十年有司果減其半，及咸通中有司計費而給之，無
復羨餘。船益脆薄，漕運遂費。晏爲人勤力，事無閑劇，必
於一日中決之，不使留宿。後來言財利者皆莫能及。

此一幅像。是寫劉晏足國富民之忠也。晏字士安。曹州南華人。元宗封泰山時。晏年始八歲。行在。天子駐蹕之地。晏製封禪頌以獻帝。異其幼而才命。相張說試其真否。說奏曰。此國家祥瑞也。卽授爲太子正字。官。朝中公卿聞之。皆邀致延請。紛紛不絕。因號爲神童。名聲震于一時。天寶年中。調夏縣令。不事催科。民之租賦。無不完者。舉賢良方正。補溫縣令。隨其所至。皆有惠澤。利益之政。井井可觀。民不忘德。咸刻石以志遺愛。後累遷至度支等使。廣德元年。詔同平章事。度支使如故。初安祿山史思明叛亂。殘害生民。天下

戶口十分亾其八九。府庫所積耗竭殆盡。各處設重兵防守。所費不可勝計。皆取給於晏。晏爲人精神有餘。機智復贍。或有或無。變而通之。無不曲盡其妙。嘗厚加傭直。僱募善走諸人。多設郵駟。使相望於道。探報四方物價低昂。雖極遠地方。不數日皆至。各使司食貨輕重之權。盡歸掌握。其應出。應入。應歛。應散。無不中窾合宜。故國家獲贏餘之利。而天下之民亦無甚貴甚賤之憂。公私誠兩便也。又謂辦事在於得人。故擇通達明敏及精健強悍廉潔勤劬之士用之。至於簿書之勾檢。錢穀之出納。雖至細事。必委士類。其

吏胥等輩。惟書寫符牒而已。不令其得叅一言也。嘗言士一陷於賄賂。則終身淪棄。故不敢貪利以壞名。所以士多清修也。吏雖廉潔自持。限於資格。難躡崇階。故不復愛名。而惟利是求。所以吏多貪汙也。其場院所設。要劇等官。必極一時賢能之選。故晏之後。職掌財賦。有聲譽者。皆晏所用。故吏也。晏又以百姓戶口多。則賦稅廣。故理財以養民爲先務。諸道各設知院官。每十日。或一月。令具州縣或雨。或雪。或豐。或歉之狀。以白使司。豐年穀賤。則貴糴之。歉歲穀貴。則賤糶之。或以穀與民交易雜貨。以供官用。或運於豐處

發賣。如是。則不傷財。不害民。兩得之矣。又令知院官一見雨暘不時。卽預以應蠲免救助之數。報聞。至於臨期。晏卽奏上行之。應民之急。如救焚拯溺。不待其困弊流亾爲餓莩於溝壑。然後賙賑之也。自是民安其業。戶口日滋。而賦稅廣矣。晏又以權鹽法充軍餉。國計之用。且謂官多則擾民。止於產鹽處所。置立鹽官。取鹽戶所煮鹽。賣與商人。聽其所往。不阻制之。其餘州縣。不設一官。俾干鹽政。如江嶺去產鹽之地遠者。官爲轉運貯於彼處。或商絕無人。鹽價翔貴。則以所貯鹽。減損其價賣之。名爲常平鹽。官旣獲利。而民

不食淡。軍國之用充足。百姓亦不告病。前此運關東穀以入長安。緣河湍激強悍。大率一斛能以八斗至長安者。卽叙爲成勞。例應受上賞。晏以江汴河渭四水。其力既有不同。於是各隨其地。便宜造運船以教漕卒。使江船達揚州而止。汴船達河陰而止。河船達渭口而止。渭船達太倉而止。緣水設倉。彼此轉相受給。蓋人與地習。舟與水習。順其自然而爲之節。亦行所無事意也。從此歲運穀至萬餘斛。並無升斗沉溺。漕優費省。亦可謂善于輸輓矣。又於楊子設場造船。每一艘給與錢千緡。或言所給過多。晏曰。此語甚是。

不然。凡論大計者。不可吝惜小費。必須慮及永久。今始設船場。任其事者。不知凡幾。必先使其私用無乏。則內顧有餘。自然奉上急公。官物易於堅固完美。若遽與之屑屑。然計較錙銖之末。安能久行無弊。旣又言日後必有患。吾所給過多。而議減損者。若減一半以下。猶爲少可。倘或過此。則漕運必廢。不復能行矣。其後一一如其所料。晏爲人勤而能力。於政事。無論閑暇劇冗。必一日內決之。不使淹留至宿。其後言財利者。皆遠遜莫能及也。古者以大道生財。以儒術富國。三代而下。如劉晏者。豈非計吏之良乎。

臣等聞聖訓之旨，在於修身齊家，而後治國平天下。此乃千古不易之理。臣等雖愚，亦知此理之重要。故不敢不竭力奉行。惟是才力庸淺，恐難副聖訓之隆。惟願聖訓之旨，能如日中天，照耀萬民。庶幾天下無不歸於仁壽之域。此臣等之所深望也。

戡定亂畧



唐元和中。蔡州之亂。上以裴度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。悉以用兵事委之。討賊愈急。及諸軍討淮西。四年不克。頗病之。以問宰相李逢吉等。競言師老財竭。意欲罷兵。裴度獨無言。上問之。對曰。臣請自往督戰。誓不與此賊俱生。上說。以度兼彰義節度使。仍充淮西宣撫招討處置使。度至軍。李愬夜半乘雪襲蔡州。克之。屯鞠塲以待裴度。度入城。李愬具橐鞬出迎。拜於路左。度將避之。愬曰。蔡人頑悖。不識上下之分。願公因而示之。使知朝廷之尊。度乃受之。愬還軍入城。諸將請曰。始公敗於朗山。而不憂勝於吳房。而不取。骨大風盛雪而不止。孤軍深

入而不懼。然卒以成功。皆衆人所不喻也。愬曰。朗山不利。則賊輕我不爲備。取吳房。則其衆奔蔡。併力固守。故存之。以分其兵。風雪陰晦。則烽火不接。不知吾至。孤軍深入。則人皆致死。戰自倍矣。夫視遠者不顧近。慮大者不計細。若矜小勝。恤小敗。先自撓矣。何暇立功乎。衆皆服。愬儉於奉已。豐於待士。知賢不疑。見可能斷。此其所以成功也。裴度以蔡卒爲牙兵。或諫曰。蔡人反側尚多。不可不備。度笑曰。吾爲彰義節度使。元惡旣擒。蔡人則吾人也。又何疑焉。

此一幅像。是寫裴晉公定亂安民之忠也。元和年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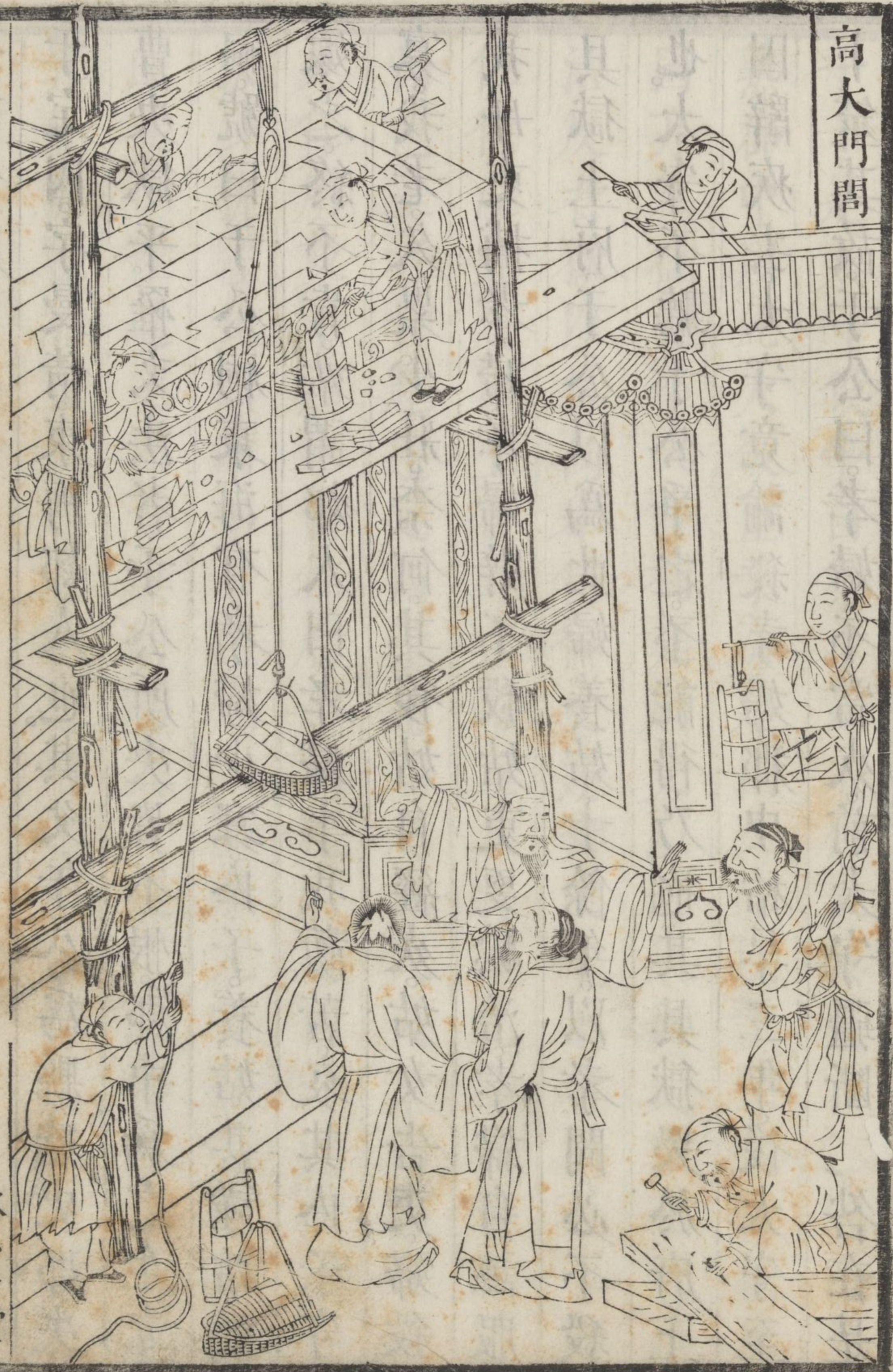
蔡州吳元濟反。憲宗以裴度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。盡以用兵事委任之。於是討賊愈急。及諸軍合討淮西。已歷四年。尚不能勝。頗以爲病。上於是問宰相李逢吉等。皆言師老於外。財竭於內。意欲罷兵。惟度無言。上問之。度對曰。臣請自往督諸將進戰。誓不與此賊俱生。言不滅之不已也。上聞度言甚說。於是以度兼彰義節度使。仍充淮西宣撫招討處置使。度至軍中。李愬以夜半乘大雪襲取蔡州。遂克之。乃屯軍於鞠場。以待裴度。及度入城。李愬乃戎服出迎。拜度於道傍。度以愬功高。將遜避之。愬曰。蔡人凶頑悖逆。不

識君臣上下之分。願公受愬拜。因而示之。使知尊相。臣卽所以尊朝廷。度以爲然。乃始受其禮。愬軍入城。諸將請問曰。初公戰敗於朗山。畧無憂色。旣勝吳房。復棄不取。冒大風雪馳數百里而不止。孤軍深入敵境而不懼。然終成大功。皆衆人所不曉也。愬曰。朗山失利。則賊輕視我。不復設備。旣取吳房。則賊衆悉奔蔡。併力堅守。故存此。使備多力分。兵法所謂無所不備。則無所不寡也。大風雪夜。天地陰晦。烽火彼此不接。我軍突至。敵何由知。孤軍深入敵境。則人有歿之心。無生之氣。戰不一當百耶。夫觀於遠且大者。近與

細自不足言之。若以小勝爲可矜，小敗爲可恤，是胸
無成筭，先自撓亂矣。又何暇立功乎？衆皆欽服，愬奉
已甚儉，待士甚豐，知賢用之而不疑，見可行之而能
斷，其成功俱本此。非倖勝者也。裴度旣破蔡，遂以蔡
卒爲牙兵。或諫之曰：「蔡人雖順，其反側者尚多，不可
不防備之。」度笑曰：「吾奉天子命，爲彰義節度使，元惡
旣已伏誅，其餘蔡人，卽吾人也，尚何所疑？而必備之
也哉？」愬之尊朝廷，有古良將風。以視濬、渾之爭者，陋
矣。書曰：「殲厥渠魁，脅從罔治。」蔡人吾人一語，推赤心
於蔡人腹中，又何光明而廣大也！韓昌黎云：「凡此蔡
功，惟斷乃成。斯時也，天子相臣斷於上，衆口曉曉不
足以易之，而史臣之稱李愬，亦曰見可能斷，然則削
平僭亂，克奏膚功，其惟能斷也夫。其惟能斷也夫。」

平昔願京表氣也其對銷滿也夫其對銷滿也夫
 又以其之而安田之種李歐衣日景河游
 亦謝潤以以漢林也天子休且禮也土

高大門閣



于定國字曼倩東海郟人也其父于公爲縣獄史郡決曹決獄平。罹文法者于公所決皆不恨。郡中爲之生立祠。號曰于公祠。東海有孝婦少寡。亾子。養姑甚謹。姑欲嫁之。終不肯。姑謂鄰人曰。孝婦事我勤苦。哀其亾子守寡。我老久累少壯。柰何。其後姑自經死。姑女告吏。婦殺我母。吏捕孝婦。孝婦辭不殺姑。吏更驗治。孝婦自誣服。具獄上府。于公以爲此婦養姑十餘年。以孝聞。必不殺也。太守不聽。于公爭之。不能得。乃抱其具獄哭於府上。因辭疾去。太守竟論殺孝婦。郡中枯旱三年。後太守至。卜筮其故。于公曰。孝婦不當死。前太守疆斷之。咎在是。

乎。于是太守殺牛自祭。孝婦冢因表其墓。天立大雨。歲熟。郡中以此大敬重于公。定國少學法于父。父死後。定國亦爲獄史。郡決曹。補廷尉史。以選。與御史中丞從事治反者獄。以材高舉。侍御史。遷御史中丞。會昌邑王卽位。行淫亂。定國上書諫。宣帝立。大將軍光條奏群臣諫。昌邑王者皆超。遷定國于是爲光祿大夫。平尚書事。甚見任用。數年。遷水衡都尉。超爲廷尉。定國乃迎師學。春秋。身執經。北面。備弟子禮。爲人謙恭。尤重經術。士雖卑賤。徒步往過。定國皆與鈞禮。其決疑平法。務在哀鰥寡。罪疑從輕。加審慎之心。朝廷稱之曰。張釋之爲廷尉。天

下無冤民。于定國爲廷尉。民自以不冤。甘露中。代黃霸爲丞相。封西平侯。元帝立。以定國任職舊臣。敬重之。年七十餘。薨於家。子永嗣。以列侯爲散騎光祿勳。至御史大夫。永少嗜酒。多過失。年三十。乃折節修行。定國歿。居喪如禮。以孝著聞。始定國。父于公。其門閭壞。父老。方共治之。于公謂曰。少高大門閭。令容駟馬高車。我治獄多陰德。未嘗有所冤。子孫必有興者。至定國爲丞相。子永爲御史大夫。封侯。傳世。卒如其言云。永尚館陶公主。宣帝長女。成帝姑也。有賢行。永以選尚焉。成帝方欲相永。會夢。子活嗣爲侯。

此一幅像。是寫于定國父子祥刑慎獄之忠也。定國父于公。爲縣中治獄史。已又爲郡決曹。其決獄平而不苛。諸麗文法者。經于公決斷。皆不復恨。郡人感其德。于其生也。爲立祠以祀之。號曰于公祠。東海有孝婦。年少而寡。又無子嗣。奉養老姑甚謹。姑欲令其嫁人。孝婦終不肯行。姑謂其隣人曰。孝婦事我。備歷勤苦。予憫其無子而守寡。我老若復在世久。累彼少壯。不得嫁。柰何。未幾。其姑自縊歿。姑之女告於吏。言婦殺我母。吏捕孝婦訊之。孝婦初言並無殺姑事。吏更加驗治。孝婦遂自誣服。不敢復辯。獄成。上於府。于公

言。此婦養姑歷十餘年。以孝謹聞。必不殺姑。太守不聽。于公力爭不能得。乃抱所具獄。哭於府。冀太守聞白其寃也。府竟以此獄上。因托疾辭去。太守竟以殺姑罪論殺孝婦。怨氣上干天和。郡中乃枯旱三年。及後太守至。欲以卜筮決久旱之故。于公曰。孝婦無罪。不當死。前太守彊斷以成其獄。孝婦寃不得雪。咎徵倘在是乎。太守信其言。乃殺牛。自祭孝婦冢上。且樹表於墓。須臾天大雨。歲遂豐熟。一婦啣寃。赤地千里。司刑者可勿慎乎。郡人以此益敬重公。定國少學法於父。父死。定國亦爲縣獄史。及郡決曹。補廷尉史。後

以選。與御史中丞從事治反者獄。以材高擢侍御史。已又遷御史中丞。時昌邑王卽位。所行多淫亂。定國上書切諫。宣帝立。大將軍霍光條奏群臣曾諫昌邑王者。皆超遷。定國以是得爲光祿大夫。平尚書事。甚見任用。數年。復遷水衡都尉。遂超爲廷尉。定國於是延師受業。學春秋。身自執經。北面備弟子禮。所謂仕優則學也。定國爲人謙遜恭謹。經術尤所重。士雖卑賤。或徒行往過。定國皆與叙主客禮。其好賢忘勢。又如此。斷決疑獄。一以平恕之法行之。又專務哀憫。鰥寡無告之人。罪有疑者。卽從輕典。獄無大小。必加審

慎。故朝廷稱張釋之爲廷尉。天下無冤枉之民。于定國爲廷尉。民自謂並無冤枉。甘露中。乃代黃霸爲丞相。封西平侯。元帝立。以定國爲任職舊臣。愈增敬重。年七十餘。考終於家。子永嗣。以列侯爲散騎光祿勳。至御史大夫。永少嗜酒。多有過失。年至三十。始悔過。修德。蓋積善餘慶。故天誘其衷也。定國歿。永居喪如禮。遠近咸稱其孝。先是定國之父于公。其門閭傾壞。父老共修治之。于公謂曰。今門閭當比前少加高大。令可容駟馬高車。我治獄。爲人伸冤理枉。多有陰德。從未屈斷一人。反之於心。可以自信。上天報施不爽。

我子孫必有興者。至定國果爲丞相。永爲御史大夫。世襲侯爵。卒如于公所言。永尚館陶公主。係宣帝長女。成帝之姑。有賢行。永以選中得尚。成帝方欲以永爲相。會永夢。弗果。子活嗣。永爲侯。嗚呼。于公之食報厚矣。拜相封侯。世世以之。生躋華要。沒享榮名。國家元氣。賴以培養。子孫黎民。陰受其福。非公忠也哉。今聖天子以欽恤爲心。其祈天永命。貽億萬世無疆之休。又豈可以意計乎。

又豈可以意持乎
 聖天子以堯舜為法其德天承命而創萬世無疆之業
 其德足以教化天下其業足以受其嗣非公忠亦非私
 為非會不樂使天下之人皆為之效法也
 夫堯舜之故亦非以私也
 故其功之於世也非私也
 故其德之於世也非私也
 故其業之於世也非私也
 故其德之於世也非私也

禮教化民



卓茂字子康。南陽人也。元帝時。茂學長安。事博士江生。習詩禮。及曆筭。究極師法。時稱爲通儒。性寬仁。恭愛鄉黨。故舊雖行。能與茂不同。而皆愛慕欣欣焉。初辟丞相府史。事孔光。光稱爲長者。嘗出行。有人認其馬。茂問之曰。子以馬幾何時矣。對曰。月餘日矣。茂有馬數年。心知非是。解以與之。而自挽車去。將去。顧而謂曰。若非公馬。幸至丞相府歸我。他日馬主別得。以馬。乃詣丞相府歸馬。其好讓不爭如此。後以儒術舉爲侍郎。給事黃門。遷密令。吏民親愛。不忍欺。人嘗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。茂辟左右而問之曰。亭長無故從汝求乎。抑汝有事

囑之而受乎。將汝平生自以恩意遺之也。人曰。吾自往遺之。茂曰。遺之而受。何故言耶。人曰。竊聞賢聖之君。使人不畏吏。吏不敢取人。今我畏吏。是以往遺。遺之而受。故來言耳。茂曰。汝爲敝民矣。凡人所以貴於禽獸者。以其有仁愛。知相敬事也。今隣里長老。歲時尚致餽遺。况吏與民哉。凡人之生。群居雜處。故有經紀禮義。以相交接。汝獨不欲修之。寧能高飛遠走。不在人間耶。亭長素善吏。歲時遺之禮也。人曰。旣如此。律何故禁之。茂曰。律設大法。禮順人情。今我以禮教汝。汝必無怨惡。以律治汝。汝將何所措其手足乎。一門之內。小者可論。大者可

殺也。且歸念之初，茂到縣，有所廢置，吏人皆相與嗤笑。鄰邑聞之，亦鄙其無能。河南郡爲更置守宰，茂不爲嫌。治事自若。數年之後，教乃大行。王莽秉政，遷京部丞，密人無老幼，皆涕泣相隨，送數日不絕。及莽居攝，茂以病免歸鄉里。光武卽位，下詔褒茂，以茂爲太傅，封褒德侯。食邑二千戶。賜几杖，車馬衣一襲，絮五百斤。復以茂長子戎爲大中大夫。次子崇爲中郎給事黃門。建武四年，茂薨，賜棺槨冢地，車駕素服，親臨送葬。

此一幅像，是寫卓茂循良之忠也。卓茂字子康，南陽人。元帝時遊學長安，師事博士江生，習詩禮及曆筭。

之術，究極師所傳之法。人皆稱爲通儒。性寬仁，恭愛。凡鄉黨故舊，雖志行才能不與茂同，無不欣欣愛慕。者初辟爲丞相府史，從事孔光，光稱爲忠厚長者。嘗出行，有人誤認其馬，茂問曰：子馬之亾，曾幾何時？對曰：已月餘日矣。茂有此馬，業經數年，知其非是，但人意甚執，勢難強爭，遂解與之。自挽車去，將去，復顧謂曰：倘此非公馬，可至丞相府還我。他日馬主於別處得所，亾馬乃親詣丞相府還之。其好讓不爭如此。尋以儒術舉爲侍郎給事黃門，遂遷密令。吏民俱相親愛，不忍有欺。人有告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餽遺者，茂

辟去左右。問之曰。所遺米肉。亭長並無他故。從汝強索乎。抑汝有所囑托而彼受之乎。將汝自以恩意往來而遺之也。其人曰。是吾自往遺之。茂曰。汝遺而受。何故復言耶。其人曰。竊嘗聞賢聖之君。使人不復畏吏。吏亦不敢擅取於人。今我於吏。既有畏心。不得已而往遺。遺之而受。故來告言耳。茂曰。若然。則汝爲壞民矣。凡人所以爲萬物之靈。貴於禽獸者。以其有仁愛之心。彼此交相敬事也。今隣里於長老。遇歲時。尚致餽遺。况吏與民而漠然乎。吾人群居雜處。必經之以禮。紀之以義。互相交接。汝獨置此不務。寧能如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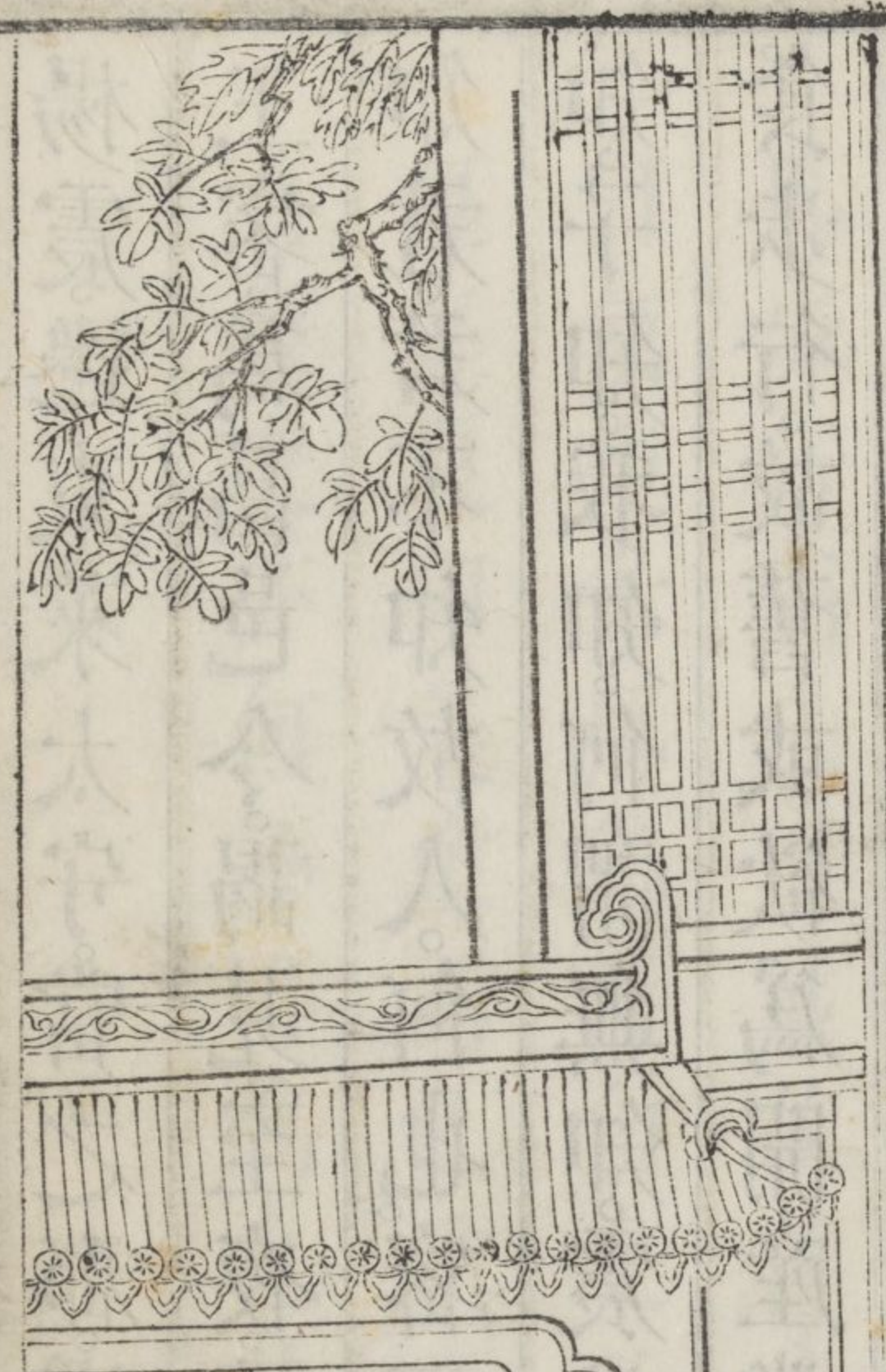
之高飛。獸之遠走。不復居在人世耶。亭長素稱善吏。歲時遺之。禮也。其人曰。既如此。律又何故禁止之。茂曰。律設大法。所以儆無良也。禮順人情。所以廣教化也。今我以禮教汝。俾汝相親相敬。汝必無怨惡。若以律治汝。深文巧詆。槩繩以法。汝將何所措其手足乎。一門之內。誰無過惡。其小者可論罪。其大者可論殺。是齊以刑。不如齊以禮之明驗也。汝且歸念之。茂初到縣時。政事偶有興革。人皆嗤笑。鄰邑聞之。亦鄙其無能。河南郡守爲另設守宰。茂意絕無所嫌。但照常治事自若。及數年後。教化始大行。王莽秉政。遷京部

丞密邑人民。無分老幼。皆涕泣相隨遠送。行者數日不絕。及莽居位攝政。以病乞免歸里。光武卽位。乃下詔褒茂。以茂爲太傅。封褒德侯。食邑二千戶。賜几杖車馬。衣一襲。絮五百斤。又以茂長子戎爲大中大夫。次子崇爲中郎。給事黃門。建武四年。茂薨。賜棺槨冢地。帝車駕素服。親臨送葬。賈誼有言曰。夫移風易俗。使天下回心而嚮道。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。俗吏所務。在於刀筆筐篋。而不知大體。欲知大體。非秉禮以爲教。其孰能從之。雖然。日計不足。歲計有餘。茂治未及數年。徒爲人嗤笑之資而已。欲教化大行。難哉。宜

乎古人之重久任也。光武正位。首封茂褒德侯。賜予優渥。榮及二子。哀歿有贈。素服成禮。其恩待之典至矣。東漢循吏。照耀史冊。而國祚賴以延長。有由也哉。

夫貞與節。聖賢之風。而國祚。以之。身。而。出。時。
 則。感。榮。又。二。子。京。少。有。節。素。服。其。日。身。之。典。至。
 千古。人之。重。人。出。於。此。海。正。身。性。效。家。不。知。與。子。

暮夜却金



楊震。遷東萊太守。當之郡。道經昌邑。故所舉荊州茂才。王密爲昌邑令。謁見。至夜。懷金十斤以遺震。震曰。故人知君。君不知故人。何也。密曰。暮夜無知者。震曰。天知。地知。子知。我知。何謂無知。震性公廉。不受私謁。子孫嘗蔬食步行。故舊或欲爲開產業。震不肯曰。使後世稱爲清白吏子孫。以此遺之。不亦可乎。

此一幅像。是寫楊公操履清潔。不欺暗室之忠也。楊公遷爲東萊太守。當赴任。道從昌邑經過。公舊日所薦舉荊州茂才王密者。適爲昌邑令。來謁見。至夜。乃懷金十斤以遺公。公曰。我爲君故人。知君之賢。故相

薦引。今君反不知故人生平志行。何也。密曰。暮夜並無人知。卽受之。何遽損令名乎。公曰。幽則有天地知之。明則有汝我知之。何謂無知。若謂人不知而姑受焉。是自欺其心也。欺心卽欺天矣。天其可欺也乎。公性至公廉。不受私人請謁。子孫惟粗飯。出入並無車馬。步行而已。親戚故舊。或欲爲購田產基業。公不肯曰。使後世稱爲清白吏子孫。世德相傳。所遺多矣。豈區區良田美產而已乎。語曰。廉吏不可爲也。觀於楊公。廉吏亦何不可爲也哉。

公... 亦... 不... 何... 爲... 亦... 爲...
 則... 則... 則... 則... 則... 則... 則... 則... 則... 則...
 曰... 曰... 曰... 曰... 曰... 曰... 曰... 曰... 曰... 曰...
 夫... 夫... 夫... 夫... 夫... 夫... 夫... 夫... 夫... 夫...
 封... 封... 封... 封... 封... 封... 封... 封... 封... 封...
 誠... 誠... 誠... 誠... 誠... 誠... 誠... 誠... 誠... 誠...
 文... 文... 文... 文... 文... 文... 文... 文... 文... 文...
 無... 無... 無... 無... 無... 無... 無... 無... 無... 無...
 誠... 誠... 誠... 誠... 誠... 誠... 誠... 誠... 誠... 誠...

納刀韓中



李光弼嚴毅沉果。有大畧。祿山之亂。元宗求良將以問子儀。子儀薦光弼。詔攝御史大夫。持節河東節度副大使。以兵五千救常山。執賊將安思義。不殺。常山自顏杲卿歿後。郡爲賊區。露齒蔽野。光弼酌而哭之。爲賊幽閉者。出之。厚恤其家。民心大悅。時賊將攻饒陽。光弼問計於思義。答曰。今軍行疲勞。宜且按軍入守。料勝而出。賊兵焱銳。非能持重者也。光弼曰。善。明日。思明兵二萬傅堞。光弼以勁弩五百射之。賊退。徙陣稍北。光弼出其南夾滹沱而軍。是日。饒陽賊五千至九門。光弼諜知之。提輕兵。斂旗鼓。伺賊方飯。襲殺之。且盡。郭子儀收雲中。詔

與光弼合擊賊。思明大敗。走趙郡。光弼急攻趙。一日拔之。至德二載。思明率十餘萬攻光弼。時銳兵悉赴朔方。而麾下卒與團練烏合之衆。不滿二萬人。諸將皆懼。議修城備賊。光弼曰。太原城周四十里。賊垂至而興役。是未見敵。先自困也。乃帥士卒及民。於城外鑿濠以自固。作塹數十萬。衆莫知所用。及賊攻城於外。光弼用之。增壘於內。壞輒補之。思明圍太原月餘。不能下。光弼募善工穿地道。賊宴城下。令倡優居臺上。仰而侮詈。光弼遣人從地道中。曳其足而入。臨城斬之。自是賊行皆視地。會祿山歿。慶緒使思明歸守范陽。留蔡希德等圍太原。

光弼出敢死士搏戰。斬首七萬級。希德委資糧遁走。太原圍乃解。史思明復縱兵河南。乃加光弼太尉兼中書令。代郭子儀爲朔方節度兵馬副元帥。左廂兵馬使張用濟承子儀之寬。憚光弼之令。與諸將頗有異議。光弼出次汜水縣。用濟單騎來謁。卽斬于轅門。諸將懾伏。許叔真降賊。思明乘勝西嚮。光弼趨東京。思明至偃師。光弼悉軍趨河陽。身以五百騎殿。當石橋進。甲士夜持炬徐引。部曲重堅。賊不敢逼。賊使驍將劉龍僊以騎五十挑戰。慢罵光弼。光弼命白孝德斬其首以還。光弼因與戰。大破之。初光弼謂李抱玉曰。將軍能爲我守南城二

日乎。抱玉曰。過期若何。曰。棄之。抱玉許諾。卽給賊曰。吾糧盡。明日當降。賊喜。歛兵待。抱玉已繕完。卽請戰。賊忿欺已。急攻南城。抱玉出奇兵夾擊之。俘獲過當。光弼使荔非元禮守羊馬城。植小旗城東北隅。望周摯軍。摯恃衆直逼城。麾兵填塹。八道並進。光弼諭元禮曰。中丞視賊過。兵不顧。何也。報曰。公欲守耶。戰歟。光弼曰。戰。曰。方戰。賊爲我實塹。復何怪。光弼曰。吾慮不及此。公勉之。元禮遂出戰。摯軍小却。元禮以敵堅。馳還示弱。以怠其意。光弼怒。使召元禮。元禮答曰。方戰不及往。請破賊以見。因休柵中。良久。顧麾下曰。向公來召。殆欲斬我。鬪死有

名無庸受戮。乃下馬持刀。瞋目直前。銳士堵而進。左右奮擊。一當數人。斬賊數百。摯收兵。與安太清合衆三萬。復攻北城。光弼歛兵入。登陴望曰。彼軍雖銳。然方陣而囂。不足虞也。日中當破。乃出戰。及期未決。召諸將曰。彼強而可破者。亂也。今以亂擊亂。宜無功。因出賜馬。分給郝廷玉等。光弼執大旗曰。望吾旗麾若緩。可觀。便宜若三麾至地。諸軍畢入。生歿以之。退者斬。旣而憑堞望。廷玉軍不能前。趨左右取其首來。廷玉曰。馬中矢。非却也。乃命易他馬。有裨將援矛刺賊洞馬腹中。又有迎賊不戰而却者。光弼召援矛者。賜絹五百匹。不戰者斬。光弼麾旗三。諸軍爭奮。賊衆奔敗。斬首萬餘級。俘八千餘人。馬二千。軍資器械以億計。擒周摯。徐璜。玉。李秦。授。惟太清挺身走。思明未知。猶攻南城。光弼驅所俘示之。思明乃懼。始光弼將戰。內刀于鞞曰。戰危事。吾位三公。不可辱於賊。萬一不捷。當自刎以謝天子。及是西向拜舞。三軍感動。寶應元年。進封臨淮王。薨年五十七。光弼用兵。謀定而後戰。能以少覆衆。治師訓整。軍中指顧。諸將不敢仰視。初與子儀齊名。世稱李郭。戰功推爲中興第一。其代子儀朔方也。營壘士卒。麾幟無所更。而光弼一號令。氣色乃益精明云。

此一幅像。是寫李光弼。誓死疆場之忠也。李光弼方
嚴。強毅。深沉。果斷。有遠大志畧。安祿山初亂。元宗欲
得良將討之。以問郭子儀。子儀乃薦光弼。於是詔命
光弼攝御史大夫。持節河東節度副大使。率兵五千
救常山。執賊將安思義。赦而不殺。常山自顏杲卿歿
後。其郡盡爲賊境。殺害無辜。白骨蔽於原野。光弼以
酒醑而哭之。其爲賊所幽閉。盡出而厚恤其家。民心
由是大悅。時賊攻饒陽。光弼問計於降將思義。思義
答曰。今軍遠行疲勞。宜且按軍入城。爲保守計。料其
可勝而後出。賊兵雖焱急果銳。然不能持重。俟其怠

而擊之。易勝也。光弼曰。善。明日思明以兵二萬附城
堞而攻。光弼以強弩五百射之。賊退。遷其陣稍北。光
弼於是出其南。夾滹沱河而軍。是日饒陽賊五千至
九門。光弼探得之。乃提輕兵。斂息旗鼓。偵賊方飯。掩
其無備。殺之殆盡。會郭子儀收雲中。詔子儀與光弼
合擊賊。思明大敗。走據趙郡。光弼急攻趙。一日遂拔
之。至德二載。思明率十餘萬攻光弼。時精銳之兵。盡
調赴朔方。而麾下卒。與團練烏合之衆。不滿二萬人。
諸將皆以衆寡不敵爲懼。乃議修城以備賊。光弼曰。
太原城。周圍共四十里。今敵將到。而興工役。民是未

見敵先自取困也。乃親帥士卒及民於城外鑿濠以自固。又作塹數十萬。衆莫測其意。及賊來攻城於外。光弼用之以增壘於內。有壞輒補。思明圍太原月餘不能下。光弼募善工穿地道。賊設宴城下。令倡優居臺上。仰首狎侮爲罵詈。光弼遣人從地道中密曳其足而入。臨城斬之。自是賊行走。目皆視地。祿山旣歿。慶緒使思明回守范陽。留蔡希德圍太原。光弼出敢歿士搏戰。斬其首七萬級。希德委棄資糧遁走。太原圍遂解。史思明復縱兵於河南。乃加光弼太尉兼中書令。代郭子儀爲朔方節度兵馬副元帥。左廂兵馬

使張用濟素安子儀之寬。憚光弼令嚴。與諸將頗有異議。光弼出汜水縣。用濟以單騎來謁。卽斬于轅門。諸將咸懾伏。許叔冀因戰不利降賊。思明乘勝西嚮來攻。光弼引軍趨東京。思明至偃師。光弼悉軍趨河陽。自以五百騎殿後。當石橋進。命甲士夜持炬。徐引而行。部曲持重堅固。賊不敢近。賊使其驍將劉龍仙以五十騎挑戰。嫚罵光弼。光弼命白孝德斬陳龍仙首以還。光弼因與戰。大破之。先是光弼謂李抱玉曰。將軍能爲我守南城二日否。抱玉曰。期過二日如何。曰。棄之。抱玉應諾。卽詐告賊曰。吾糧盡。明日當出降。

賊喜。歛兵以待。抱王繕理完備。卽復請戰。賊怒其欺已。急攻南城。抱玉出奇兵。內外夾擊之。俘獲無算。光弼使荔非元禮守羊馬城。樹小旗於東北隅。望周摯軍。周摯自恃兵衆。直進逼城。麾其兵填塞坑塹。八路並進。光弼諭元禮曰。中丞視賊經過。兵不之顧。何也。報曰。公欲固守耶。抑或出與戰歟。光弼曰。戰。曰。戰則賊爲我填塹。過而不顧。復何怪焉。光弼曰。吾思慮初不及此。公當勉之。元禮遂出戰。摯軍小却。元禮以敵軍堅。乃馳還。示之弱。以怠其意。光弼怒。使人召元禮。元禮答曰。方與賊戰。不及往。請破賊以見。因休息寨

柵中。良久。顧麾下將士曰。向者公來召我。殆欲斬我也。男兒與賊鬪。尙有忠勇名。無空受戮。爲不義鬼也。乃下馬持刀。怒目直前。精銳之士。如堵而進。左右奮擊。無不一當十。斬賊數百級。摯復收兵。與安太清合衆三萬。復來攻北城。光弼歛兵入。登陴望曰。彼軍雖銳。方列陣而囂。是將不重。無足慮也。計日中當破之。乃出戰。及期。勝負猶未決。召諸將。謂曰。彼軍甚強。其可破者。以亂而不整也。今我以亂擊亂。固宜無功。因出賜馬。分給郝廷玉等。光弼自執大旗曰。諸軍第望吾旗。如稍緩。可各觀。便宜。若吾旗三麾至地。諸軍

聖諭像解卷之三
三
盡入敵陣。生歿以之。退者立斬。旣而憑堞望廷玉軍。不能前。趣左右斬其首來報。廷玉曰。所乘馬中矢。非退却也。乃命易他馬。有偏將援矛刺賊。直洞馬腹。又有迎賊與敵。不戰而遂却者。光弼召援矛者。賜絹五百匹。其不戰者立斬。光弼麾旗三。諸軍爭奮擊賊。衆奔敗。斬首約萬餘級。俘獲八千餘人。馬二千疋。軍資器械以億計。擒其驍將周摯。徐璜。王季。秦授等。惟太清孤身走脫。思明尚未知。猶攻南城。光弼驅所俘賊將示之。思明乃懼。始光弼將戰。納刀於鞞內。曰。戰危事也。吾位列三公。不可受辱於賊。萬一不捷。當自刎。

以謝天子。及是乃西向拜舞稱賀。三軍爲之感動。寶應元年。進封臨淮王。薨年五十七。光弼用兵。必先謀定而後戰。善能以小擊衆。治師訓練嚴整。軍中有所指顧。諸將不敢仰視。初與子儀齊名。世稱李郭論戰。功推爲中興第一。其代子儀於朔方。營壘士卒麾幟。一無所改。而光弼號令旣出。覺氣色乃益精明。雖其才優亦忠義素積也。嗚呼。臨淮以三公建大將旗鼓。闔以外。惟所主之。運籌幘幄。料敵制勝。足矣。而必納刀於鞞。以示必歿。卒能再造唐室。書名太常者。蓋有歿無貳之心爲之也。或問岳武穆天下何時太平。曰。

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使百爾有位
能如楊伯起之却金暮夜李臨淮之納刀韉中天下
豈有不太平者哉甚矣岳武穆之言不可不三復也

木對心忠義素齋也... 一無所... 其升于... 許... 武... 感... 以...

剖腹明心



安金藏。京兆長安人。在太常工籍。睿宗爲皇嗣。少府監裴匪躬。中官汜雲僊。坐私謁皇嗣。皆殊死。自是公卿不復見。唯工優給使得進。俄有誣皇嗣異謀者。武后詔來俊臣問狀。左右畏慘楚。欲引服。金藏大呼曰。公不信我言。請剖心以明皇嗣不反也。引佩刀自刺。腹中五臟並出。流血被地。眩而仆。后聞大驚。輿致禁中。命高醫却納五臟。以桑白皮爲線縫合。傅之藥。閱夕而蘇。后臨視歎曰。吾有子不能自明。不如爾之忠也。卽詔停獄。睿宗乃安。神龍初。母喪葬南門口。營石墳。晝夜不息。地本印燥。泉忽湧。流廬之側。本道使盧懷慎上其事。詔表闕於闔。

景雲時。遷右武衛中郎將。元宗屬其事于史官。擢右驍衛將軍。爵代國公。詔鏡其名於泰華二山碑。以爲榮。卒配享睿宗廟廷。

此一幅像。是寫安金藏殺身成仁之忠也。金藏。京兆長安人。隸太常樂工籍。睿宗爲皇嗣時。少府監裴匪躬。中官汜雲僊。坐以私謁皇嗣。皆殊死。漢斬刑也。自是公卿不復得見。唯樂工優人。以供給使令進。俄有誣告皇嗣有異謀者。武后詔來俊臣鞠之。時俊臣酷虐。左右畏刑。訊慘楚。欲誣引服。金藏大呼曰。皇嗣無異謀。公如不信我言。請剖心以明皇嗣不反也。

引佩刀自刺。腹中五臟並出。流血滿地。昏眩顛仆。武
后聞之大驚。命以輿舁至禁中。令高醫却納五臟於
腹。以桑白皮爲線。縫合其所刺處。用良藥敷其上。閱
一夕方醒。后親臨視。歎曰。吾有子負屈。不能自明。諸
人無敢言者。爾獨剖腹稱其不反。真不如爾之忠也。
卽詔停獄。睿宗乃安。神龍初年。其母歿。葬於南門口。
親營石墳。晝夜不息。地本高燥。忽有泉湧出。流於廬
側。本道使盧懷慎上其事。詔表闕於門閭。以旌之。景
雲年間。遷右武衛中郎將。元宗以其事宣付史館。已
又擢右驍衛將軍。爵代國公。詔刻其名於泰華二山
碑石。以榮之。及卒。配享睿宗廟廷。夫安金藏。樂工也。
義激於衷。不惜披肝瀝胆。以明之。卒使國本弗搖。宗
社如故。身雖微末。功且與浴日等矣。其爲親營葬。泉
湧廬側。誠固可以貫金石歟。表闕門閭。鏡名泰華。奇
忠大孝。卓立千古。嗚呼盛哉。

以大學章句千古無雙益時
 既無所歸因何以貫金不換
 蘇收對長樂殿末也且與谷
 日善矣其為難得者某
 蘇然然亦不計其然即以
 此之卒身固本非此
 亦可以樂之矣乎

獨立不懼



薛瑄字德溫。山西河津人。父貞。洪武初年領鄉薦。爲真定元氏教諭。母齊氏。夢一紫衣人謁見。已而生瑄。永樂己亥。貞改河南鄆陵。瑄補鄆陵諸生。中河南庚子鄉試第一。明年辛丑。登進士第。及父喪服闋。宣廟思得良憲。臣擢瑄雲南監察御史。出監湖廣銀場。正統紀元有言學政不舉者。吏部尚書郭璉薦瑄提學山東學校。瑄首以朱子白鹿洞學規開示學者。諸生皆呼爲薛夫子。太監王振之專政也。問閣臣曰。吾鄉亦有可爲京堂者乎。卽以瑄對。召爲大理少卿。瑄至京。宿朝房。閣臣過詢不值。語其僕曰。可語若主。明日詣王太監。若主之擢。是王

太監力。瑄聞之。不往。又使人語之。竟不往。諸公知李賢素善瑄。語賢轉致。言振數問之也。賢至朝房道意。瑄曰。原德亦爲是言乎。一日會議東閣。公卿見振皆拜。一人獨立。知其爲瑄也。振連揖之。自是銜瑄矣。會有指揮某歿。振姪王山欲娶其妾。其妻不可。妾因誣妻毒殺其夫。都察院已誣服。瑄爲辯寃。駁還至三。都御史王文大怒。承振風旨。誣瑄出入人罪。振嗾言官劾瑄得賄。故庇歿獄。瑄遂逮繫當歿。及至午門會審。瑄呼王文字曰。若安能問我。若爲御史長。自當迴避。文怒。奏瑄不服。問理。詔縛詣市殺之。門人皆奔走哭。而瑄神色自若。會振有老

僕。是日大哭厨下。振問何哭。僕對曰。聞今日薛夫子將刑故也。振聞而意解。適有兵部侍郎王偉申救。遂傳詔赦免。瑄家居六年。正統己巳。以吏科給侍中程信論薦。起爲大理寺丞。景泰初。懇乞致仕。學士江淵上疏留之。明年陞南京大理寺卿。中官金英奉使出南京。公卿俱餞江上。瑄獨不往。英至京。言於衆曰。南京好官。唯薛卿耳。壬申秋。召至京。復爲大理寺卿。是歲瑄近七十。復乞致仕。不允。英廟復位。素知瑄學行。遷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。入內閣知制誥。一日上御便殿。召瑄入語。移時。尋命主考會試。事竣轉左。瑄見將臣石亨等竊弄威權。歎曰。君子見幾而作。遂引疾。懇乞致仕。居家八年。四方學者從之甚衆。所著有讀書錄行於世。河汾集藏於家。卒年七十三。天順八年也。謚文清。劉文安嘗請以公從祀廟庭。今從祀。

此一幅像。是寫薛文清特立不懼之忠也。文清公姓薛。名瑄。字德溫。山西河津人。父名貞。洪武初年領鄉薦。初任爲元氏教諭。母齊氏夢一紫衣人謁見。已而生瑄。永樂己亥。貞改任河南鄆陵。瑄補鄆陵諸生。中河南庚子鄉試第一。明年辛丑。登進士第。及父喪服闋。宣廟思得良憲臣。擢瑄雲南道監察御史。奉差出

監湖廣銀場。正統紀元。有言學政不舉者。吏部尚書郭璉薦瑄提學山東學校。瑄首以朱子白鹿洞學規開示學者。由是諸生皆呼爲薛夫子。時太監王振專政。問閣臣曰。吾鄉亦有可爲京堂者乎。卽以瑄對。乃召爲大理少卿。瑄至京宿朝房。閣臣過而詢之。偶不相值。語其僕曰。可告汝主。明日可詣王太監謝之。汝主得擢京堂。是王太監力也。瑄聞之不往。又使人語之。竟不往。諸公知李賢素善瑄。語賢轉致言於瑄。言振數數問之。賢至朝房。道意。瑄曰。原德君子。亦爲此言乎。一日會議東閣。公卿見振皆下拜。惟一人獨立

不動。振知其爲瑄。連揖之。自是銜恨瑄矣。會有指揮某歿。振姪王山欲娶其妾。其妻不可。妾因誣告其妻毒殺其夫。都察院問。已誣服罪。瑄爲辯其冤枉。駁還三次。都御史王文大怒。於是承振風旨。誣瑄出入人罪。振嗾言官劾瑄得賄賂。故庇死者獄。瑄遂逮繫當歿。及至午門會審。瑄呼王文字曰。若安能問我。若爲御史長。自當迴避。文怒。乃奏瑄不服。問理。詔縛瑄詣市殺之。門人皆奔走哭泣。瑄神色自若。會振有老僕。是日大哭厨下。振問何哭。僕對曰。聞今日薛夫子將受刑故也。振聞僕言。意遂解。適有兵部侍郎王偉申

聖諭象解卷之三
救遂傳詔赦免。瑄家居六年。正統己巳。以吏科給事中程信論薦。起爲大理寺丞。景泰初。懇乞致仕。學士江淵上疏留之。明年陞南京大理寺卿。中官金英奉使出南京。公卿俱餞江上。瑄獨不往。英至京。言於衆曰。南京好官。唯薛卿一人耳。壬申秋。召至京。復爲大理寺卿。是歲瑄近七十。復乞致仕。不允。英廟復位。素知瑄學行。乃遷禮部右侍郎。兼翰林院學士。入內閣。知制誥。一日上御便殿。召瑄入。語移時。尋命主考會試。事竣轉左。瑄見將臣石亨等竊弄威權。乃歎曰。君子見幾而作。遂引疾。懇乞致仕。居家八年。四方學者從之甚衆。所著有讀書錄。行於世。河汾集藏於家。卒年七十三。天順八年也。謚文清。劉文安嘗請以公從祀廟庭。今從祀。按薛文清理學名臣也。跡其獨立不懼。如百草萎歿。而松栢挺然獨秀。非天下之至剛。其孰能與於此。老僕垂涕。金英刮目。秉彜之好。反在宦寺奴隸間。此心此理。無物不有。諒哉。

中程信論德起為大
 江而此將之明
 使計商不人即俱使止
 寺效懸問。此亦地野無亦不有精結。名至京復為大
 錄前與飲此。夫對垂前全英既日乘與之秋又古
 黜賦百草萎人而外耐其然爵為非天平之至調其
 彌麻與今於脈外朝文前野學谷亞也批其圖立不
 平水十三天賦人平以為文清隆文定嘗請於公於
 於之其界西善亦驚善也沐然世所仍集燕於家來

君臣一德



劉忠宣名大夏。字時雍。華容人也。舉鄉試第一。明年爲天順八年。中會試。又明年。廷試高等。改翰林院庶吉士。居二載。解館當畱。而大夏自請試吏。授兵部職方司主事。遷員外郎。進車駕司郎中。還爲職方司。大夏之郎中。職方也。明練於天下事。所奏覆多當上意。大司馬倚之。若左右手。是時中貴人汪直。與保國公威寧伯創邊釁。大夏抑紕之時。時扼腕。安南黎灝破侵占城地。西略諸土爨。敗於老撾。中貴人汪直欲乘間討之。使索英公下安南牘。大夏匿弗予。尚書爲榜吏至再。大夏密告曰。釁一開。西南立糜爛矣。尚書悟。乃已。時朝廷好寶玩。中貴

言宣德中。嘗遣太監王三保使西洋。獲奇珍異貨無筭。帝乃命中貴至部查。王三保至西洋時。水程項襄毅公令都吏檢故牘。大夏先檢得匿之。都吏檢不得。復令他吏檢。項公詰都吏曰。署中牘焉得失。大夏微笑曰。王三保下西洋時。費錢穀數十萬。軍民歿者亦萬計。此一時弊政。牘卽在。尚宜毀之。以拔其根。猶追究其有無耶。項公聳然再揖而謝。指其位曰。此不久屬公矣。朝鮮貢道由鴨鵝關。迂迴數十程。奏請由鴨綠江便。大夏謂由鴨綠江便。誰不知。顧迂之而待今日。殆有微意。乃勿許。尋大同師失律。倉卒告警。大夏規謂兵食有餘。太宰才之

聖言集卷之三
三
欲以爲少司馬。不則太僕卿。而大夏亟請外。得福建叅政。已遷廣東右布政使。嘗過厓山。弔大忠祠。及宋慈元后陵。泫然曰。后與陸張二臣同歿國。今大忠有祠。而慈元不祀。義弗稱。乃謀立廟。人感其義。不日而就。轉浙江左布政。去廣東陳憲章。以道學自命。少許可。獨與大夏善。嘗稱曰。劉公愛民如子。守身如女。母論於今人中。卽古人亦未易當也。弘治六年。河決張秋。詔進大夏右副都御史。往治河。祀河神。而所焚帛灰。結若人形。物議洶洶。大夏不動。乃自上流孫家渡。䟽其壅。可三十里。復䟽四府營之壅。可十里。聯長隄。以分大名山東水勢。而別

河張秋之南。以通運艘。五旬而河就馴。運艘無滯。功重而費輕。逾於徐友貞甚。璽書褒賞。入爲戶部左右侍郎。十年出治邊餉。或曰。邊糧草半屬京貴子弟。此行剛且取禍。公曰。處天下事。以理不以勢。定天下事。在近不在遠。俟至彼圖之。至邊。召問父老。得其要領。乃榜通衢云。某倉缺糧幾千石。每石給官銀若干。凡境內外官員客商家。願輸者。米自十石上。草自百束上。聽卽中貴子弟不禁也。蓋徃時買糧。必百千石。草必千萬束。方聽。以故貴子弟爭相爲市。轉買邊人糧草。續運牟利。此法立。有糧草家自得告輸。貴子弟卽欲收糴。無所得。邊人言自

聖諭傳解卷之三
劉侍郎收市法行。倉場有餘積。而私家有餘財矣。十一年。三上章乞致仕。歸築草堂居之。天下因稱曰東山先生。十三年。廣東西督撫缺。卽家起右都御史。其吏人思大夏遺愛。鼓舞稱賀。大夏亦精心無倦。一時肅然。盜賊衰止。在廣東西一歲所。再求去。皆不許。十三年。召爲兵部尚書。力辭。復不許。旣廷謝。上御幄殿。召問之。曰。朕數用卿。而數辭疾。何也。大夏對曰。臣老且病。今天下民窮財盡。萬一不虞。責在兵部。臣自度力不足辦。故辭耳。上默然。居數日。復召問曰。徵歛俱有常。何至今日。獨言民窮財盡。大夏對曰。正謂其不盡有常耳。他固未暇論。臣

在廣時。廣西取鐸木。廣東市香藥。費固以萬計。上曰。卿嚮者言之。固已停止矣。其他徵歛可一一議而革也。於是上益察知大夏廉。且練事。時左都御史戴珊。亦以材見知。上當常朝。坐金臺。有宣。必大夏。再宣。必珊。而御文華有所召對。亦必大夏。與珊偕。時虜素犯邊。而太監苗達者。在延綏。嘗有克獲。乃以捷聞。上噐之。問大夏曰。卿在廣。知苗達乎。延綏至今少息肩矣。大夏對曰。臣在廣。不知。朕問之。從征將士。所俘獲婦稚十數耳。幸彼深入。不相值。值之。則無噍類也。上曰。卽爾。太宗何以屢得志。大夏對曰。陛下神武。固不後太宗。而將領士馬。不能十

聖諭像解卷之三
二。且其時淇國公一小違節制。舉十萬衆。悉委之沙漠。柰何易言之。度今上策。惟有守耳。戴珊亦從旁贊決。上與遽曰。微二人。幾爲所悞。刑部尚書閔珪持法忤旨。上與大夏語及之。大夏對曰。法司持法任怨。而使以恩歸上。似未足深怒。上曰。古亦有之乎。對曰。孟子云。舜爲天子。臯陶爲士。執之而已。上徐曰。珪第執之過耳。老成人何可輕棄。竟允珪請。一日問諸衛所卒強可用否。大夏曰。嚮者臣但言民窮。而卒窮殆甚。上曰。在衛有月糧。征戍有行糧。何乃窮甚。對曰。江南困轉漕。江北困京操。他困又不止此。且所謂月糧行糧者。半與其帥共之。上歎息。

曰。朕在位久。不能知。何名爲人主。居數日。令九卿大臣各言軍民弊政。莊浪土帥魯麟爲甘肅副將。求大將不得。恃其部落強。徑歸莊浪。以子勿請告。有欲予之大將印者。有欲召還京處之散地者。上問大夏。對曰。彼虜不善用其衆。無能爲也。然未有罪。今予之印。非法召之。不至損威。乃爲疏。獎其先世之忠順。而聽其就閒。麟卒快。快病死。上復謂大夏京輔左右肘。吾欲各宿兵其地。大夏乃因御史議。請以保定操卒萬人還之。鎮以爲西衛。而東兵納之。密雲薊州以爲東衛。報可。中貴人監京營者。恚失兵。造飛語揭之宮中。上示大夏曰。禁地豈外人

聖訓傳卷之三
三
所能及。不過此曹子。不利於失兵耳。又問大夏兵餉何以常乏。大夏對曰。臣無暇及他鎮。臣在廣。廣之會城。撫按摠兵三司供億。不能敵一中貴人。餉何以不乏。上曰。然。第祖宗來。設置已久。安能遽削。今必令廉如鄧原麥秀者而後補。不然。姑闕焉可也。司禮監太監陳寬選坐營中貴人。上面命大夏偕。大夏對曰。故事。獨太監專之。非外臣所與聞。上曰。豈憂此曹惡汝耶。我在何憂。卒命大夏與英國公懋偕康往。而中貴人苗璋恃夙貴。耻不肯與選。上業許之矣。旣而謂大夏不至。卽叅奏。大夏曰。如前旨何。上曰。吾雖意許之。未發也。何謂旨。旣而璋果

不來。大夏與陳寬等叅上。上切責璋。示若逮繫者。而姑宥之。上復語大夏。諸司言弊政詳矣。而不及御馬監光祿寺者何。夫弊莫甚於此二曹。大夏曰。上悉之。幸甚。在獨斷而力行之耳。無何。特勅兵部侍郎同給事御史清理。歲省費十餘萬金。自是中貴人聞而有側目。大夏者矣。上嘗語大夏。一侍郎才足任艱大。大夏不對。再言之。又不對。上悟曰。吾所言者才。不暇及大節。卿不對者是也。旣而大夏亦稱一侍郎才。上曰。劉健亦稱之。其人負虛名而寡實用。且擅作威福。上又言健復稱其鄉人某。甚不合朕意。後知之。乃都御史劉宇也。宇竟以媚逆瑾

聖訓卷之三
敗。而兩侍郎者。亦皆不稱。上自是益信大夏與戴珊。賞
賚金幣。肴醴無虛月。至以玉帶麒麟服賜大夏。上一日
召對。良久曰。述職者集矣。諸用事大臣皆杜門。若二卿
門。何必杜也。因各手白金一錠授之曰。小佐而廉。且屬
毋廷謝。恐他人或觖望。一日欲有召。大夏在班。而上不
見。次日諭大夏。吾欲召汝。汝不在班。不免御史糾。故已
之。且恐汝同列有忌者。珊以老病乞骸骨。屬大夏一從
。上謂珊。卿何以亟求去。珊不敢對。大夏爲言。珊實病
。且用身率先御史。而病弗勝。御史當見彈射。不便。上曰。
主人留客堅。客且爲強留。珊獨不能爲朕留耶。且天下

尚未平。何忍舍朕。已泣然者久之。珊與大夏皆叩首泣
出。而相謂曰。死此官矣。鄭端簡曰。修清寧宮。有旨下部
役軍萬餘人。公請減十五。督工者訴上。上令內臣語內
閣擬旨詰責。洛陽曰。惜軍力。兵部職。近劉尚書輒以老
辭。朝廷下溫旨勉留。尚請未已。若詰責。彼將以不職固
辭。更於何處得如此人用。上欣然如公議。嘗召諭曰。事
有不可。每欲召卿議。又以非卿部事而止。後有當行罷
者。卿揭帖啓朕。公對不敢。上問何也。曰。先朝李孜省可
戒。上曰。卿與朕論國事。豈孜省比。曰。臣下以揭帖進。朝
廷以揭帖顯行。何異前代斜封墨勅。陛下宜遠法帝王。

近法祖宗事之可否。外付府部。內咨內閣。如用揭帖。上下俱有弊。上稱善。又問近日外議云何。曰。近有旨釋李夢陽。中外權呼聖德如天地。上曰。夢陽指斥戚畹。且語言狂妄。朕不得已。下詔獄。比奏上。朕試問左右云何。應曰。付錦衣撻而釋之。朕知此輩得旨。卽重責致死。以快中宮之怒。使朕受殺直臣名。不忠如此。朕以故釋復職。一日上召公入御榻前。上左右顧近侍內臣退避去。奏事畢復來。公對久。欲起不能。上命大監李榮掖公出。榮且扶且請曰。吾輩行事多失。老先生幸隱惡揚善。公曰。聖上天性聰明。某今日求退。上曰。李榮每稱卿。某於老

太監踪跡踈遠。何以得此。榮曰。當朝大臣。公名第一。榮何敢蔽賢。正德元年。加太子太保。公平生不以勢位自居。有疑未明者。不以公移顯行。雖屬官亦具手簡直述其事。紙尾書名。以故所委無不盡心。李東陽曰。東山乃昔人所謂與物無競。臨事有爲者也。弇州外史曰。大夏仁心爲質道揆法守。晚際魚水。密勿都俞。庶幾有三代之風。所恨造膝之語。少有傳者。

此一幅像。是寫劉忠宣君臣魚水。都俞將順之忠也。劉公名大夏。字時雍。華容縣人。舉鄉試第一。天順八年。中會試。廷試高等。改翰林院庶吉士。居二載。解館。

當留。乃自請試吏事。授兵部職方司主事。已遷員外郎。進車駕司郎中。還爲職方司。於天下事多練習。奏覆輒當上意。本兵倚如左右手。是時中貴汪直與保國公威寧伯比周。劄起邊釁。大夏絀之。時時扼腕。安南黎灝破侵占城地。西畧諸土彝。敗於老撾。汪直欲乘間討之。索英公下安南牘。大夏匿弗予。尚書榜吏至再。大夏密告曰。此釁一開。西南立糜爛矣。尚書悟而止。時上好寶玩。中貴言宣德朝嘗遣太監王三保使西洋水程。項襄毅令都吏檢故牘。大夏先檢得匿之。都吏檢不得復令他吏檢。公詰都吏曰。署中牘焉。

得失。大夏微笑曰。王三保下西洋時。費錢穀數十萬。軍民死者亦萬計。此弊政。牘在尚當毀之。令去其根。猶追究其有無耶。項公聳然再揖而謝。指其位曰。此不久屬公矣。朝鮮貢道。向由鴉鵲關。迂迴數十程。奏請由鴨綠江便。大夏言鴨綠江便。誰不知之。豈待今日始識。此中殆有微意。乃勿許。大同師失律。倉卒告警。大夏規畫言兵食有餘。太宰以爲才。欲晉少司馬。否則太僕卿。大夏急請補外。得福建叅政。已遷廣東。右布政使。過厓山。弔大忠祠。及宋慈元后陵。泫然曰。后與陸秀夫張世傑二臣同歿國難。今大忠有祠。而

慈元無專祀。其義弗稱。乃謀立廟。人感其義。不日告成。轉浙江左布政。去廣東陳獻章。以道學自命。少所許可。獨與大夏善。嘗稱曰。劉公愛民如子。守身如女。母論於今人中。卽古人亦未易當也。弘治六年。河決張秋。詔進大夏右副都御史。往治河。祀河神。所焚帛灰。結如人形。物議洶洶。大夏不爲動。乃自上流孫家渡。䟽其壅。可三十里。復䟽四府營之壅。可十里。聯長隄。以分大名山東水勢。而別河於張秋之南。以通運艘。凡五旬。河就馴。運艘無滯。功重費輕。過徐有貞。遠甚。璽書褒賞。入爲戶部左右侍郎。十年。出治邊餉。或

告曰。邊糧草半屬京中貴人子弟。此行如太剛。則必取禍。公曰。處天下事。以理不以勢。任天下事。在近不在遠。俟至彼圖之。至邊。召問父老。盡得其要領。乃揭榜通衢。云某倉缺糧幾千石。每石給官銀若干。凡境內外官員客商家願輸者。米自十石以上。草自百束以上。悉聽。卽中貴子弟不禁也。蓋往時買糧必百千石。草必千萬束。方聽。以故貴子弟爭相爲市。轉買邊人糧草。續運牟利。此法旣立。有糧草家自得告輸。貴子弟卽欲收糴。無所得。邊人皆言自劉侍郎收市法行。倉場有餘積。而私家有餘財矣。十一年。三上致仕

聖諭修解卷之三
章歸築草堂居之。天下稱爲東山先生。十三年。廣東西督撫缺。卽家起右都御史。其吏人思大夏遺愛。鼓舞稱賀。大夏亦精心於政事。略無倦意。威行盜息。居一歲。再求去。上不許。十三年。以兵部尚書召。力辭不得。旣廷謝。上御幄殿。召問曰。朕屢用卿。屢以疾辭。何也。對曰。臣老多病。值今民窮財盡。萬一有變。軍政責在兵部。臣自度力不足辦。是以辭耳。上默然。居數日。復召問曰。國家徵歛。俱有常法。何今日獨民窮財盡。對曰。正謂其不盡有常耳。他未暇論。臣在廣時。廣西取鐸木。廣東市香藥。費以萬計。此額外科索。民窮財

盡。略可見矣。上曰。卿向言之。已經停止。其他徵歛。可盡議革。上益知大夏廉。且練事。時左都御史戴珊。亦以材受知於上。當常朝。坐金臺。有宣召。必大夏再宣。必珊。其御文華。有所召對。亦必大夏與珊偕。時寇數犯邊。大監苗達在延綏。嘗有尅獲。上噐之。問大夏曰。卿在廣。知苗達乎。延綏至今少息肩。大夏對曰。臣在廣不知。然問之。從征將士。所俘獲婦稚十數耳。幸深入不相值。值則無噍類也。上曰。太宗何以屢得志。對曰。陛下神武。不後太宗。而將領士馬。不能當什之二。且其時淇國公一小違節制。舉十萬衆。悉委之沙漠。

柰何易言之。度今上策。惟有守耳。戴珊亦從旁贊決。上遽曰。微二人。朕幾爲所悞。刑部尚書閔珪持法忤旨。上與大夏語及之。大夏對曰。法司持法任怨。而使以恩歸上。似未足深怒。上曰。古有之乎。對曰。孟子云。舜爲天子。臯陶爲士。執之而已。上徐曰。珪第執之過耳。老成人何可輕棄。竟允珪請。一日問諸衛所卒強可用否。大夏曰。嚮者臣但言民窮。而卒窮更甚。上曰。在衛有月糧。征戍有行糧。何乃窮甚。對曰。江南之卒困轉漕。江北之卒困京操。他困又不止此。且所謂月糧行糧者。帥事朘削。半與共之。上歎息曰。朕在位久。

此不能知。何名爲人主。居數日。令九卿大臣各言軍民弊政。莊浪土帥魯麟爲甘肅副將。求大將不得。恃其部落強。徑歸莊浪。以子幼請告。廷臣共論。有欲予之大將印者。有欲召還京。處之散地者。上問大夏對曰。彼暴虐。雖有衆。不善用之。何能爲。然未有顯罪。若因其請而予之印。其他土帥效尤。將何以爲訓。設召之還京。彼抗不奉命。則又損威重。乃爲疏。獎其先代之忠順。而聽其就閒。麟計不能行。卒怏怏病歿。上復謂大夏京輔如左右肘。吾欲各宿兵其地。以爲護翼。大夏乃因御史建議。請以保定操卒萬人還之。鎮以

聖諭彙編卷之三
爲西衛。而東兵納之密雲。薊州以爲東衛。旨報可。中
貴人監京營者。怒失兵。造飛語揭之宮中。上以示大
夏曰。禁地豈外人所能及。不過此曹子不利於失兵
耳。又問大夏兵餉何以常乏。大夏對曰。臣無暇及他
鎮。臣在廣。廣之會城撫按總兵三司供億。不能敵一
中貴人。餉何以不至缺乏。上曰。然。第祖宗朝來。設置
已久。勢難遽削。今必使廉潔如鄧原麥秀其人者。然
後聽補。否則闕焉可也。司禮監陳寬選坐營中貴人。
上面命大夏偕。大夏對曰。故事。獨太監專之。非外臣
所與聞。上曰。豈憂此曹惡汝耶。我在。復何憂。卒命大

夏與英國公懋偕寬往。中貴人苗璋自倚早貴。耻不
肯與選。上業許之。旣而謂大夏不至。卽叅奏。大夏曰。
如前俞旨何。上曰。吾雖意許之。未發也。何名爲旨。璋
果不來。大夏與陳寬等叅上。上切責璋。示若逮繫者。
而始宥之。上復語大夏。諸司言弊政頗詳。若御馬監。
光祿寺。積弊尤甚。獨無及者。何也。大夏曰。上知之。幸
甚。但在獨斷力行。則革之易耳。已而勅兵部侍郎同
給事御史清理。歲省費約十萬餘金。中貴人聞之。側
目。上嘗語大夏。一侍郎才。足任艱大。大夏不對。再言
之。又不對。上悟曰。朕所言者才。不暇及大節。卿不對

者是也。既而大夏亦稱一侍郎才。上曰：劉健亦稱之。其人負虛名，少實用。且擅作威福。上又言：健復稱其鄉人某，甚不合朕意。後知之，乃都御史劉宇。宇竟以媚瑾敗，而兩侍郎亦不稱。上自是益信大夏與戴珊。常賚金幣，有醴，無虛月。至以玉帶麒麟服賜大夏。上一日召對，良久曰：述職者集，用事大臣皆杜門。若二卿門何必杜？因各手白金一錠授之，曰：小助爾廉。又囑勿廷謝，恐他或怨望。一日欲有召，大夏在班，而上不見。次日諭大夏：吾欲召汝，汝不在班，不免御史彈糾。故已之，且恐同列有忌汝者。珊以老病欲乞骸骨。

托大夏一贊成。上謂珊卿何以屢求去？珊不敢對。大夏爲言：珊實有病，且爲御史率先，而病不能勝任。當見彈射，頗爲不便。上曰：主人留客甚堅，客且爲主人留。珊獨不能爲朕留耶？且天下尚未平，何忍舍朕去已？泫然久之。珊與大夏皆叩首泣，出相謂曰：死此官矣。鄭端簡曰：修清寧宮，有旨下部，役軍萬餘人。公請減十之五。督工者訴上。上令內臣語內閣擬旨詰責。洛陽曰：惜軍力，兵部職。近劉尚書輒以老辭，朝廷屢下溫旨勉留，尚請未已。若加詰責，彼將以不職固辭。更於何處得如此人用？內臣以告。上欣然如公議。減

之。嘗召諭曰。事有不可。每欲召卿議。又以非卿部事而止。後有當行罷者。卿揭帖啓朕。公對不敢。上問何也。曰。先朝李孜省可戒。上曰。卿與朕論國事。豈孜省比。曰。臣下以揭帖進。朝廷以揭帖顯行。何異前代斜封墨勅。陛下宜遠法帝王。近法祖宗。事之可否。外付府部。內咨內閣。如用揭帖。上下俱有弊。上稱善。又問近日外議云何。曰。近日旨釋李夢陽。中外懽呼聖德如天地。上曰。夢陽指斥戚畹。語言狂妄。朕不得已下詔獄。比奏上。朕試問左右云何。應曰。付錦衣衛撻而釋之。朕知此輩得旨。卽重責致死。以快中宮之怒。使

朕受殺直臣名。不忠如此。朕以故釋之。復職。一日上召公入御榻前。上左右顧近侍內臣退避去。奏事畢復來。公對久。欲起不能。上命太監李榮扶公出。榮且扶且請曰。吾輩行事多失。老先生隱惡揚善。公曰。聖上天性聰明。某今日求退。上曰。李榮每稱卿。某於老太監踪跡。疎遠何以得此。榮曰。當朝大臣。公名第一。榮何敢蔽賢。正德元年加太子太保致仕。公平生不以勢位自居。有疑未明者。不以公移顯行。雖屬官亦具手簡直述其事。紙尾書名。以故所委無不盡心。李東陽曰。東山乃昔人所謂與物無競。臨事有爲者也。

弇州外史曰。大夏仁心爲質。道揆法守。晚際魚水。密
勿都俞。庶幾有二代之風。所恨造膝之語。少有傳者。
後人不得而知。良可惜也。按讀書至喜起明良之歌。
君臣一體之誼隆矣。及觀孝宗之與大夏。經邦論道。
敬天勤民。未雨而綢繆。先事而爲備。交咨互儆。相得
益彰。易稱天道下濟。地道上行。泰交之盛。三代而後。
鮮有儷者。說命曰。木從繩則正。后從諫則聖。孝宗有
焉。陸贄云。上不負天子。下不負所學。大夏之謂矣。嗚
呼。懿哉。

